

禽鳥
水族

內閣文庫		
五	三	漢
九	二	書
函	二	
一	九	
架	冊	號

內閣文庫		
三	三	漢
九	二	書
函	二	
一	九	
架	冊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229
冊數	52 (49)
函號	309 115

太平廣記

四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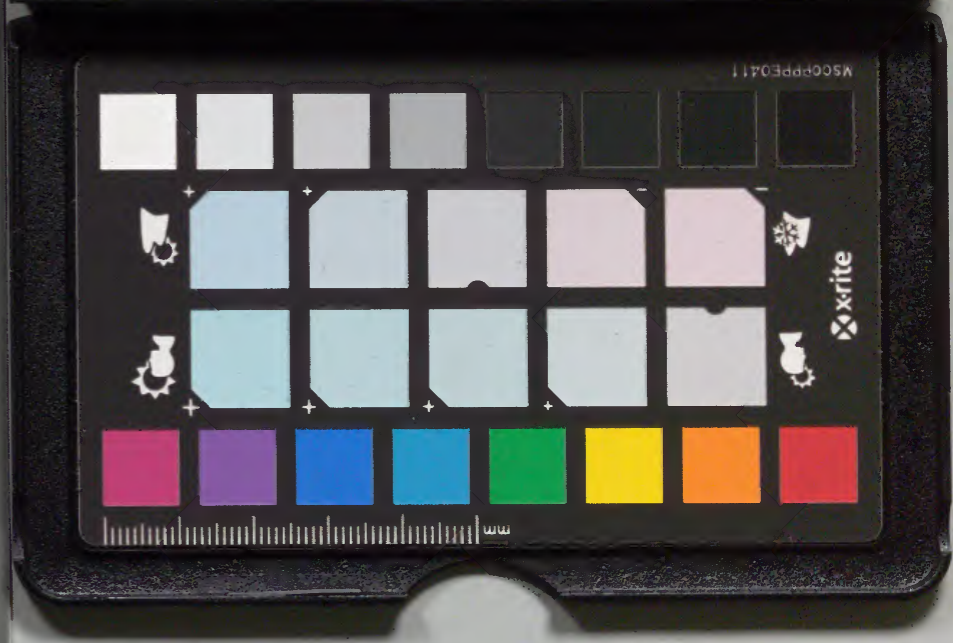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因平廣記卷第四百六十二

禽鳥

淺草文庫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孔雀

交趾

羅州

王軒

鸞

漢鸞

胡鸞

千歲鸞

晉瑞

元道康

范質

鷓鴣

飛數

飛南向

吳楚鷓鴣

鵲 鵲附

知太歲

張顥

條支國

黎景逸

張昌期

崔圓妻

大正黃記

卷四百六十二

乾陵

鷓鴣

鷄

陳倉寶鷄

楚鷄

衛女

長鳴鷄

沈鳴鷄

孫休

吳清

廣州刺史

祝鷄公

朱綜

代郡亭

高疑

天后

衛鑄

合肥富人

孔雀

交趾

交趾郡人多養孔雀或遺人以充口腹或殺之以為脯腊人又養其雛為媒旁施經罟捕野孔雀伺其飛下則牽經橫掩之採其金翠毛裝為扇拂或全株生截其尾以為方物云生取則金

翠之色不減耳

出嶺表錄異

羅州

羅州山中多孔雀羣飛者數十為偶雌者尾短無金翠雄者生三年有小尾五年成大尾始春而生三四月後復凋與花萼相榮衰然自喜其尾而甚妬凡欲山棲必先擇有置尾之地然後止焉南人生捕者候甚雨往擒之尾濡而重不能高翔人雖至且愛其尾恐人所傷不復騫翔也雖馴養頗久見美婦人好衣裳與童子絲服者必逐而啄之芳時媚景聞管絃笙歌必舒張翅尾盼睇而舞若有意焉山谷夷民烹而食之味如鷄解百毒人食其肉飲藥不能愈病其血與其首解大毒南人得其卵使雞伏之即成其脚稍屈其鳴若曰都護土人取其尾者持刀於叢篁可隱之處自蔽伺過急斷其尾若不即斷迴首一顧金翠

無復光彩

出紀聞

王軒

盧肇住在京南海見從事王軒有孔雀一日奴告曰蛇盤孔雀且毒死矣軒令救之其走卒笑而不救軒怒卒云蛇與孔雀偶

出紀聞

鷺

漢鷺

羣泥為窠聲多稍小者漢鷺陶勝力注本草云紫背輕小者是越鷺背斑黑聲大者是胡鷺其作巢喜長越鷺不入藥用越與漢亦小差耳

出世說

胡鷺

凡狐白貂鼠之類鷺見之則毛脫或鷺蟄於水底舊說鷺不入

室取桐為男女各一投井中燕必來尚斑黑聲大名胡燕其窠

有容匹素者

出西陽雜俎

千歲鷺

齊魯之間謂鷺為乙作巢避戊巳玄中記云千歲之鷺戶北向述異要云五百歲鷺生胡髯

出西陽雜俎

晉瑞

魏禪晉歲北闕下有白光如鳥雀之狀時有飛翔去來有司即聞奏帝使羅者張之得一白鷺以為神物以金為籠致於宮內旬日不知所在論者云金德之瑞昔師曠時有白鷺來巢檢瑞應圖果如所論師曠晉人也古今之議相符焉

出拾遺錄

元道康

後魏元道康字景怡居林慮山雲棲幽谷靜掩衡茅不下人間

踰二十載服餌芝朮以娛其志高歡爲丞相前後三辟不就道
康以時方亂不欲應之至高洋又徵亦不起道康書齋常有雙
燕爲巢歲歲未嘗不至道康以連徵不去有懼見抑不覺嗟咨
是夕秋月朗然清風颯至道康向月微思忽聞鷲呼康字云景
怡卿本澹然爲樂今何愁思之深耶道康驚異乃知是燕又曰
景怡景怡樂以終身康曰爾爲禽而語何巢我屋燕曰我爲上
帝所罪暫爲禽耳以卿盛德故來相依道康曰我志利不售人
間所以閉關服道寧昌其德爲卿所謂燕曰海內棲隱盡名譽
耳獨卿知道卓然囂外所以神祇敬屬萬靈歸德燕曰我來日
晝時往前溪相報道康乃策杖南溪以伺其至及晝見二鷲自
北嶺飛來而投澗下一化爲青衣童子一化爲青衣女子前來
謂道康曰今我便歸以卿相命故來此化然無以留別卿有隱

志幽陰見嘉卿之壽更四十歲以此相報言訖復爲雙燕飛去
不知所往時道康已年四十後果終八十一

范質

漢戶部侍郎范質言嘗有燕巢於舍下育數雛已哺食矣其雌
者爲猫所搏食之雄者啁啾久之方去卽時又與一燕爲匹而
至哺雛如故不數日諸雛相次墮地宛轉而殭兒童剖腹視之
則有疾叒子在嗉中蓋爲繼偶者所害

出玉堂閒話

鷓鴣

飛數

鷓鴣飛數逐月如正月一飛而止于窠中不復起矣十二月十
二起最難採南人設經取之

出酉陽雜俎

飛南向

鷓鴣似雌雉飛但南不向北楊孚交州異物志云鳥像雌雉名鷓鴣其志懷南不思北徂出曠志

吳楚鷓鴣

鷓鴣吳楚之野悉有嶺南偏多此鳥肉白而脆遠勝雞雉能解治葛并菌毒臆前有白圓點背上間紫赤毛其大如野雞多對啼南越志云鷓鴣雖東西迴翔然開翅之始必先南翥其鳴自呼社薄州又本草云自呼鉤輒格磔李羣玉山行聞鷓鴣詩云方穿詰曲崎嶇路又聽鉤輒格磔聲出嶺南錄異

鵲

知太歲

鵲知太歲之所在博物志云鵲窠背太歲此非才智任自然爾淮南子曰鵲識歲多風喬木巢傍枝出說文

又

鵲構窠取在樹杪枝不取墮地者又纏枝受卵端午日午時焚其巢炎病者疾立愈出酉陽雜俎

張顥

常山張顥為梁相天新雨後有鳥如山鵲稍下墮地民拾取即化為一圓石顥椎破之得一金印文曰忠孝侯印顥以上聞藏之祕府顥後官至太尉後議郎汝南樊行夷校書東觀上表言堯舜之時嘗有此官今天降印宜應復

條支國

章帝永寧元年條支國有來進異瑞有鳥名鳩鵲形高七尺解人言其國太平鳩鵲群翔昔漢武時四夷賓服有致此鵲馴善有吉樂事則鼓翼翔鳴按莊周云雕陵之鵲蓋其類也出拾遺記

黎景逸

唐貞觀末南康黎景逸居於空青山常有鵲巢其側每飯食餽之後鄰近失布者誣景逸盜之繫南康獄月餘劾不承欲訊之其鵲止於獄樓向景逸歡喜似傳語之狀其日傳有赦官司詰其來云路逢玄衣素衿人所說三日而赦果至景逸還山乃知玄衣素衿者鵲之所傳出朝野僉載

張昌期

汝州刺史張昌期易之弟也恃寵驕貴酷暴群僚梁縣有人白云有白鵲見昌期令司戶楊楚玉捕之部人有鷓子七十籠矣以蠟塗爪至林見白鵲有羣鵲隨之見鷓迸散唯白者存焉鷓竦身取之一無損傷而籠送之昌期笑曰此鵲贖君命也玉叩頭曰此天活玉不然投河赴海不敢見公拜謝而去出朝野僉載

崔圓妻

鵲窠中必有棟崔圓相公妻在家時與姊妹於後園見一鵲構窠共銜一木大如筆管長尺餘安窠中衆悉不見俗言見鵲上梁必貴出酉陽雜俎

乾陵

大曆八年乾陵上仙觀之尊殿有雙鵲銜柴及泥補葺隙壞十五處宰臣表賀之出酉陽雜俎

鴿信

大理丞鄭復禮言波斯舶上多養鴿鴿能飛行數千里輒成一隻至家以為平安信出酉陽雜俎

雞

陳倉寶雞

秦穆公時陳倉人掘地得物若羊非羊若猪非猪牽以獻穆公道逢二童子曰此為媼述常在地中食死人腦若欲殺之以柏插其首媼曰此二童子名為雞寶得雄者王得雌者伯陳倉人捨之逐二童子二童化為雉飛入於林陳倉人告穆公發徒大獵果得其雌又化為石置之汧渭之間至文公立祠名陳寶雄者飛南集今南陽雉飛縣即其地也

出列異傳

楚雞

楚人有擔山鷄者路人問曰何鳥也擔者欺之曰鳳凰也路人曰我聞有鳳皇久矣今真見之汝賣之乎曰然乃酬千金弗與請加倍乃與之方將獻楚王經宿而鳥死路人不遑惜其金惟恨不得以獻耳國人傳之咸以為真鳳而貴宜欲獻之遂聞於楚王王感其欲獻已也召而厚賜之過買鳳之直十倍矣

出笑林

衛女

雉朝飛操者衛女傅母所作也衛侯女嫁於齊太子中道聞太子死問傅母曰何如傅母曰且往當喪喪畢不肯歸終之以死傅母悔之取女所自操琴於塚上鼓之忽有二雉俱出墓中傅母撫雌雉曰女果為雉耶言未卒俱飛而起忽然不見傅母悲痛授琴作操故曰雉朝飛

出楊雄琴清英

長鳴雞

漢成帝時交趾越雉獻長鳴雞同晨雞即下漏驗之晷刻無差長鳴一食頃不絕長距善鬪

出西京雜記

沉鳴雞

建安三年魯圖獻沉鳴石鷄色如丹大如燕常在地中應時而鳴聲能遠徹其國聞其鳴乃殺牲以祀之當聲處掘地得此雞

若天下平翔飛顏頰以為嘉瑞亦謂寶雞其國無雞人聽地中以侯晷刻道師云昔仙人相君採石入穴數里得丹石雞舂碎為藥服者令人有聲氣後天而死昔漢武寶鼎元年四方貢珍怪有琥珀燕置之靜室自然鳴翔此之類也洛書云胥圖之寶土德之徵大魏嘉瑞焉出王子年拾遺記

孫休

孫休好射雉至其時則晨往夕返羣臣莫不上諫曰此小物何足甚耽答曰雖為小物耿介過人朕之所以好也出語林

吳清

徐州民吳清以太元五年被差為征民殺雞求福煮雞頭在盤中忽然而鳴其聲甚長後破賊帥邵寶寶臨陣戰死其時僵尸狼籍莫之能識清見一人著白袍疑是主帥遂取以聞推校之

乃是寶首清以功拜清河太守越自什伍遽升榮位雞之祿更

為吉祥出甄異記

廣州刺史

廣州刺史喪還其大兒安吉元嘉三年病死第二兒四年復病死或教以一雄雞置棺中此雞每至天欲曉輒在棺裏鳴三聲甚悲徹不異栖中鳴一月日後不復聞聲出齊諧記

祝雞公

祝雞公者洛陽人也居尸鄉北山下養雞百餘年雞皆有名字千餘頭暮棲樹下晝放散之欲取呼名即種別而至賣雞及子得千餘萬輒置錢去之吳作池養魚後登吳山雞雀數百常出其旁出列仙傳

朱綜

臨淮朱綜遭母難恒外處住內有病因見前婦曰喪禮之重不煩數還綜曰自荼毒已來何時至內婦云君來多矣綜知是魅救婦婢候來便即閉戶執之及來登往赴視此物不得去遽變老白雄雞推問是家雞殺之遂絕劉義慶幽明錄

代郡亭

代郡界中一亭作怪不可止有諸生壯勇者暮行欲止亭宿亭吏止之諸生曰我自能消此乃住宿食夜諸生前坐出一手吹五孔笛諸生笑謂鬼曰汝止有一手那得遍笛我為汝吹來鬼云卿為我少指耶乃復引手即有數十指出諸生知其可繫曰拔劍砍之得老雄雞出幽明錄

高嶷

唐渤海高嶷巨富忽患月餘日帖然而卒心上仍暖經日而蘇

云有一白衣人眇目把牒冥司訟殺其妻子疑對元不識此老人冥官云君命未盡且放歸遂悟白衣人乃是家中老瞎麻雞也令射殺魅遂絕

天后

唐文明已後天下諸州進雌雞變為雄者甚多或半已化半未化乃則天正位之兆

衛鎬

衛鎬為縣官下鄉至里人王幸在家方假寐夢一烏衣婦人引十數小兒著黃衣咸言乞命叩頭再三斯須又至鎬甚惡其事遂催食欲前遣鎬所親者報曰王幸在家窮無物設饌有一雞見抱兒已得十餘日將欲殺之鎬方悟烏衣婦人果烏雞也遂命解放是夜復覺感欣然而去金出朝野僉載

合肥富人

合肥有富人劉某好食雞每殺雞必先刖雙足置木櫃中血瀝盡力乃烹以爲去腥氣某後病生瘡於鬢既愈復生小雞足於瘡癥中每巾櫛必傷其足傷卽流血被面痛楚竟日如是積歲無日不傷竟以是卒

出稽神錄

太平廣記卷四百六十一終

太平廣記卷第四百六十二

禽鳥三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鵝 鴨附

史惺

姚略

鵝溝

祖錄事

周氏子

平固人

海陵鬪鵝

鴨

鷺

馮法

錢塘士人

黎州白鷺

鴈

南人捕鴈

海陵人

鸚鵡

勾足

能言

桓谿

廣陵少年

雀

雀目夕昏

弔鳥山

楊宣

鳥

越鳥臺

何潛之

烏君山

魏伶

三足

李納

呂生妻

梁祖

梟
梟附

鳴梟

梟目夜明

夜行遊女

穰梟

張率更

雍州人

韋顓

鵝

史惺

晉太元中章安郡史惺家有駮雄鵝善鳴惺女常養飼之鵝非
女不食荀僉苦求之鵝輒不食乃以還惺又數日晨起失女及
鵝鄰家聞鵝向西追至一水唯見女衣及鵝毛在水邊今右此
水為鵝溪出廣古今
五行記

姚略

義熙中羌主姚略壞洛陽溝取磚得一雙雄鵝並金色交頸長
鳴聲聞九臯養之此溝出幽
明錄

鵝溝

濟南郡張公城西北有鵝溝南燕世有漁人居水側常聽鵝聲
而衆鵝中有鈴聲甚清亮候之見一鵝咽頸極長因羅得之項
上銅鈴綴以銀鑲有隱起元鼎元年字出西陽
雜俎

太平廣記 卷四百六十三 祖錄事

久視年中越州有祖錄事不得名早出見擔鵝向市中者鵝見錄事頻顧而鳴祖乃以錢贖之至僧寺令放為長生鵝竟不肯入寺但走逐祖後經坊歷市稠人廣眾之處一步不放祖收養之左丞張錫親見說出朝野僉載

周氏子

汝南周氏子吳郡人也亡其名家於崑山縣元和中以明經上第調選得尉崑山既之官未至邑數十里舍於逆旅中夜夢一丈夫衣白衣儀狀甚秀而血濡衣襟若傷其臆者既拜而泣謂周生曰吾家於林泉者也以不尚塵俗故得安其所有年矣今以偶行田野間不幸值君之家僮有繫吾者吾本逸人也既為所繫心甚不樂又縱狂犬噬吾臆不勝其憤願君子憫而宥之

不然則死在朝夕矣周生曰謹受教不敢忘言訖忽寤心竊異之明日至其家是夕又夢白衣來曰吾前以事訴君幸君憐而諾之然今尚為所繫顧君不易仁人之心疾為我解其縛使不為君家囚幸矣周即問曰然則爾之名氏可得聞乎其人曰我鳥也言已遂去又明日周生乃以夢語家僮且以事訊之乃家人因遣野遂獲一鵝乃籠歸前夕有犬傷其臆周生即命放之是夕又夢白衣人辭謝而去出宣室志

平固人

處州平固人訪其親家因留宿夜分聞寢室中有人語聲徐起聽之乃羣鵝語曰明日主人將殺我善視諸兒言之甚悉既明客辭去主人曰我有鵝甚肥將以食子客具告之主人於是舉家不復食鵝頃之舉鄉不食矣出稽神錄

海陵鬪鵝

乙卯歲海陵郡西村中有二鵝鬪於空中久乃墮地其大可五六尺雙足如驢蹄村人殺而食之者皆卒明年兵陷海陵出稽神錄

鴨附

晉周昉少時與商人沂江俱行夕止宮亭廟下同侶相語誰能入廟中宿昉性膽果決因上廟宿竟夕晏然晨起廟中見有白頭老翁昉遂擒之化為雄鴨昉捉還船欲烹之因而飛去後竟無他出述異記

鷺

馮法

晉建武中剡縣馮法作賈夕宿荻塘見一女子著縗服白皙形狀短小求寄載明旦船欲發云暫上取行資既去法失絹一疋

女抱二束芻實船中如此十上失十絹法疑非人乃縛兩足女云君絹在前草中化形作大白鷺烹食之肉不甚美出幽明錄

錢塘士人

錢塘士人姓杜船行時大雪日暮有女子素衣來杜曰何不入船遂相調戲杜闔船載之後成白鷺去杜惡之便病死也出續搜神記

黎州白鷺

黎州通望縣每歲孟夏有白鷺鷺一雙墜地古老傳云衆鳥避瘴臨去留一鷺祭山神又每郡主將有除替一日前須有白鷺鷺一對從大渡河飛往州城盤旋栖泊三五日却迴軍州號為先至鳥便迎新送故更無誤焉出黎州圖經

鴈

南人捕鴈

鴈宿於江湖之岸沙渚之中動計千百大者居其中令鴈奴圍而警察南人有採捕者俟其天色陰暗或無月時於瓦罐中藏燭持棒者數人屏氣潛行將欲及之則畧舉燭便藏之鴈奴驚叫大者亦驚頃之復定又如前舉燭鴈奴又驚如是數四大者怒啄鴈奴秉燭者徐徐逼之更舉燭則鴈奴懼啄不復動矣乃高舉其燭持棒者齊入羣中亂擊之所獲甚多昔有淮南人張疑評事話之此人親曾採捕出玉堂閒話

海陵人

海陵縣東居人多以捕鴈為業恒養一鴈去其六翮以為媒一日羣鴈迴塞時鴈媒忽人語謂主人曰我償爾錢足放我迴去因騰空而去此人遂不復捕鴈出稽神記

鸚鵡

勾足

鸚鵡交時以足相勾促鳴鼓翼如鬪狀往往墜地俗取其勾足為魅藥出酉陽雜俎

能言

鸚鵡舊言可使取火效人言勝鸚鵡取其目精和人乳研滴眼中能見烟霄外物出酉陽雜俎

桓豁

晉司空桓豁之在荊州也有參軍五月五日剪鸚鵡舌教語無所不名後於大會悉效人語聲無不相類時有參佐艷鼻因內頭甕中效之有主典盜牛肉乃白參軍以新荷裏置屏風後搜得罰盜者出劉義慶幽明錄

廣陵少年

廣陵有少年畜一鸚鵡甚愛之籠檻八十日死以小棺貯之將瘞於野至城門閹吏發視之乃人之一手也執而拘諸吏凡八十日復為死鸚鵡乃獲免出稽神錄

雀

雀目夕昏

雀皆至夕而不見物人有至夕昏不見物者謂雀盲是也鵯鵯夜察毫末晝瞑目不見丘山殊性也出感應經

弔烏山

蜀弔烏山至雉雀來弔最悲百姓夜燃大伺取之其無噤不食似特悲者以為義則不殺出酉陽雜俎

楊宣

楊宣為河內太守行縣有群雀鳴桑樹上宣謂吏曰前有覆車

粟 出益部 者舊傳

鳥

越烏臺

越王入國丹烏夾王而飛故勾踐得入國也起望烏臺言鳥之異也出王子年 者舊傳

何潜之

晉時營道縣令何潜之於縣界得鳥大如白鷺膝上解下自然有銅環貫之出酉陽雜俎

烏君山

烏君山者建安之名山也在縣西一百里近世有道士徐仲山者少求神仙專一為志貧居苦節年久彌勵與人過於道修禮

無少長皆讓之。或果穀新熟輒祭先獻虛空次均宿老鄉人有偷者坐而誅死。仲山詣官承其偷罪白偷者不死無辜而誅情所未忍乃免冠解帶抵承嚴法所司疑而赦之。仲山又嘗山行遇暴雨苦風雷迷失道經忽於電光之中見一舍宅有類府州因投以避雨至門見一錦衣人顧仲山乃稱此鄉道士徐仲山拜其錦衣人稱監門使者蕭衡亦拜因叙風雨之故深相延引。仲山問曰自有鄉無此府舍監門曰此神仙之所處僕即監門官也。俄有一女郎梳縮雙鬟衣絳赭裙青文羅衫左手執金柄麈尾幢旄傳呼曰使者外與何人交通而不報也。荅云此鄉道士徐仲山須臾又傳呼云仙官召徐仲山入向所見女郎引仲山自廊進至堂南小庭見一丈夫年可五十餘膚體鬚髮盡白戴紗搭腦冠白羅銀鏤幘而謂仲山曰知卿精修多年超越凡

俗吾有小女頗閑道教以其夙業合與卿為妻今當吉辰耳。仲山降言謝幾回起而復請謁丈夫乃止之曰吾喪偶已七年吾有九子三男六女為卿妻者最小女也乃命後堂備吉禮既而陳酒殺與仲山對食訖漸夜聞環珮之聲異香芬郁熒煌燈燭引去別室禮畢三日仲山悅其所居巡行屋室西向廠舍見衣竿上懸皮羽十四枚是翠碧皮餘悉烏皮耳烏皮之中有一枚是白烏皮又至西南有一廠舍衣竿之上見皮羽四十九枚皆鵠鷗。仲山私怪之却至室中其妻問其夫曰子遠遊行有何所見乃沈悴至此。仲山未之應其妻曰夫神僊輕舉皆假羽翼不爾何以倏忽而致萬里乎。因問曰烏皮羽為誰曰此大人之衣也。又問曰翠碧皮羽為誰曰此常使通引婢之衣也。又餘烏皮羽為誰曰新婦兄弟姊妹之衣也。又問鵠鷗皮羽為誰曰司更

巡夜者衣即監門蕭衡之倫也語未畢忽然舉宅驚懼問其故
妻謂之曰村人將獵縱火燒山須叟皆云竟未與徐郎造得衣
今日之別可謂邂逅矣乃悉取皮羽隨方飛去即向所見舍屋
一無其處因號其地為烏君山

出建安記

魏伶

唐魏伶為西市承養一赤嘴鳥每於人眾中乞錢人取一文而
銜以送伶處日收數百時人號為魏承鳥

出朝野僉載

三足鳥

天后時有獻三足鳥左右或言一足偽耳天后笑曰但令史冊
書之安用察其真偽唐書云天授元年有進三足鳥天后以為
周室之瑞睿宗云鳥前足偽天后不悅須臾一足墜地

出酉陽雜俎

李納

貞元十四年鄭汴二州羣鳥飛入田緒李納境內銜木為城高
至二三尺方十餘里緒納惡而命焚之信宿如舊鳥口皆流血

出酉陽雜俎

呂生妻

東平呂生魯國人家於鄭其妻黃氏病將死告於姑曰妾病且
死然聞人死當為鬼妾常恨人鬼不相通使存者益哀今姑念
妾深妾死必能以夢告於姑矣及其死姑夢見黃氏來泣而言
曰妾平生時無狀今為異類生於鄭之東野叢木中黥其翼傲
其鳴者當是也後七日當來謁姑願姑念平生時無以異類見
阻言訖遂去後七日果一鳥自東來至呂氏家止於庭樹哀鳴
久之其姑泣而言曰果吾之夢矣汝無昧平素直來吾之居也
其鳥即飛入堂中迴翔哀喚僅食頃方東向而去

出宣室志

梁祖

梁祖親征鄆州軍次衛南時築新壘工畢因登眺其上見飛鳥止於峻坂之間而噪其聲甚厲副使李璠曰是鳥鳴也將不利乎其前軍朱友裕為朱瑄所掩拔軍南去我軍不知因此行遇朱瑄軍至梁祖策馬南走入村落聞為賊所追前有溝坑頗極深廣匆遽之際忽見溝內蜀黍稈積以為道正在馬前遂騰躍而過副使李璠郡將高行思為賊所殺張歸字為殿騎援戈力戰僅得生還身被十五箭乃知衛南之鳥先見之驗也

出北夢瑣言

鳴梟

夏至陰氣動為殘殺益賊害之候故惡鳥鳴於人家則有死亡之徵又云鳴梟食母眼精乃能飛郭璞云伏土為梟漢書郊祀

志云古昔天子嘗以春祠黃帝用一梟破鏡

出曹植惡鳥論

鴟附

鴟相傳鴟生三子一為鴟肅宗張皇后專權每進酒常以鴟腦和酒令人久醉健忘

出酉陽雜俎

又

世俗相傳鴟不飲泉及井水唯遇雨濡翮方得水飲

並出酉陽雜俎

鴟目夜明

鴟即鴟也為關由可以聚諸鳥鴟目晝日日無所見夜則飛撮蚊蚋鴟乃鬼車之屬也皆夜飛晝藏或好食人爪甲則知吉凶凶者輒鳴於屋上其將有咎耳故人除指甲埋之戶內益忌此也亦名夜行遊女與嬰兒作祟故嬰孩之衣不可置星露下畏其祟耳又名鬼車春夏之間稍遇陰晦則飛鳴而過嶺外

尤多愛入人家爍人魂氣或曰九首曾為大嚙其一常滴血血滴之家則有凶咎荆楚歲時記云聞之當喚犬耳又曰鴉大如鳩惡聲飛入人家不祥其肉美堪為炙故莊子云見彈思鴉炙又云古人重鴉炙尚肥美也說文梟不孝鳥食母而後能飛漢書曰五月五日作梟羹以賜百官以其惡鳥故以五日食之古者重鴉炙及梟羹蓋欲滅其族類也出嶺表錄異

又

或云鴝鷓食人遺爪非也蓋鴝鷓夜能拾蚤虱耳爪蚤聲相近故誤云也出感應經

夜行遊女

又云夜行遊女一曰天帝女一名鈞星夜飛晝隱如鬼神衣毛為飛鳥脫毛為婦人無子喜取人子匍前有乳凡人節小兒不

可露小兒衣亦不可露晒毛落衣中當為鳥祟或以血點其衣為誌或言產死者所化出酉陽雜俎

襮梟

常騫為齊景公以周禮之法襮梟梟乃布翼伏於地死出感應經

張率更

有梟晨鳴於張率更庭樹其妻以為不祥連唾之張云急灑掃吾當改官言未畢賀客已在門矣出朝野僉載

雍州人

貞觀初雍州有人夜行聞梟鳴甚急仍往來拂其頭此人以鞭擊之梟死以土覆之而去可行數里逢捕賊者見其衣上有血問其何血遂具告之諸人不信將至埋梟之所先是有賊殺人斷其頭瘞之而去又尋不得及撥土取梟遂得人頭咸以

太平廣記 卷四百六十三
為賊執而訊之大受艱苦出異聞錄

韋顥

大中歲韋顥舉進士詞學贍而貧窶滋其歲暮飢寒無以自給有韋光者待以宗黨輟所居外舍館之放榜之夕風雪凝沍報光成事者絡繹而至顥略無登第之耗光延之於堂際小閣備設酒饌慰安見女僕料數衣裝僕者排比車馬顥夜分歸所止擁爐愁歎而坐候光成名將修賀禮顥坐逼於壞牖以橫竹掛席蔽之簷際忽有鳴梟頃之集於竹上顥神魂驚駭持策出戶逐之飛起復還久而方去諸侯者曰吾失意亦無所恨妖禽作怪如此兼恐橫罹禍患俄而禁鼓忽鳴榜放顥已登第光服用車馬悉將遺焉出劇談錄

太平廣記卷四百六十二終

太平廣記卷第四百六十三

禽鳥四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飛涎鳥

精衛

仁鳥

鸛

韓朋

帶箭

細鳥

王母使者

鴛鴦

五色鳥

新喻男子

張氏

漱金鳥

鶯

營道令

紙鳶化鳥

鶉

戴文謀

瑞鳥

報春鳥

鬼鳥

秦吉了

韋氏子

烏賊

烏省

劉景陽

食蝗鳥

盧融

張氏

王緒

武功大鳥

鸛鷓

吐綬鳥

杜鵑

蚊母鳥

桐花鳥

貞臘國大鳥

百舌

鸛

其蟲

戴勝

北海大鳥

鷓鴣

仙居山異鳥

鸞

飛涎鳥

南海去會稽三千里有狗國國中有飛涎鳥似鼠兩翼如鳥而脚赤每至曉諸栖禽未散之前各各占一樹口中有涎如膠遶樹飛涎沾洒衆枝葉有他禽之至而如絛也然乃食之如竟午不獲即空中逐而涎惹之無不中焉人若捕得脯治渴其涎每布後半日即乾自落落即布之

出外荒記

精衛

有鳥如鳥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衛昔赤帝之女名女媧往遊於東海溺死而不返其神化為精衛故精衛常取西山之木石以填東海

出博物志

仁鳥

晉文公焚林以求介推有白鷓繞煙而噪或集介子之側火不能焚晉人嘉之起一高臺名曰思煙臺種仁壽之木木似柏而枝長軟其花堪食故呂氏春秋云木之美者有壽木之華即此是或云此鷓有識於焚介之山數百里不復識羅經呼之曰仁鳥俗亦謂仁鳥俗亦謂仁鳥白臆為慈鳥則此類也

出王子年拾遺記

幽州之墟羽山之北有善鳴禽人面鳥喙八翼一足毛色如雉行不踐地名曰鸛其聲似鐘磬笙竽也世語曰青鸛鳴時太平

乃盛明之世翔鳴數澤音中律呂飛而不行禹平水土栖於川
岳所集之地必有聖人出焉自古鑄諸鼎器皆圖像其形銘
讚至今不絕出拾遺錄

韓朋

韓朋鳥者乃鳧鷖之類此鳥爲雙飛泛溪浦水禽中鷓鴣鴛鴦
鳩鵲嶺北皆有之唯韓朋鳥未之見也案于寶搜神記云大夫
韓朋一云其妻美宋康王奪之朋怨王囚之朋遂自殺妻乃陰
腐其衣王與之登臺自投臺下左右提衣衣不勝手遺書於帶
曰願以尸還韓氏而合葬王怒令埋之以塚相望經宿忽見有
梓木生二塚之上根交於下枝連其上又有鳥如鴛鴦恒栖其
樹朝暮悲鳴南人謂此禽卽韓朋夫婦之精魂故以韓氏名之
出嶺表錄異

帶箭

帶箭鳥鳴如野鵲翅羽黃綠間錯尾生兩枝長二尺餘直而不
臬唯尾稍有毛宛如箭羽因目之爲帶箭鳥同上

細鳥

漢元封五年勒畢國貢細鳥以方尺玉籠盛數百頭大如蠅其
狀如鸚鵡聞聲數里如黃鵠之音國人常以此鳥候時亦名曰
候蟲上得之放於宮內旬日之間不知所止惜甚求不復得明
年此鳥復來集於帷幄之上或入衣袖因更名曰蟬鳥宮人媿
好等皆悅之但有此鳥集於衣上者輒蒙愛幸武帝未稍稍自
死人尤愛其皮服其皮者多爲男子媚也出洞真記

王母使者

齊郡函山有鳥足青嘴赤素翼絳額名王母使者昔漢武帝登

此山得玉函長五寸帝下山玉函忽化為白鳥飛去世傳山上
有王母藥函常令鳥守之出酉陽雜俎

鴛鴦

漢時鄆縣南門兩扇忽一聲稱鴛鴦一聲稱鴛晨夕開閉聲聞京
帥漢末惡之令毀其門兩扇化為鴛鴦相隨飛去後遂改鄆為
晏城縣出朝野僉載

五色鳥

楊震卒未葬有大鳥五色高丈餘從天飛下到震棺前舉頭悲
鳴淚出沾地至葬日冲天上昇出謝丞後漢書

新喻男子

豫章新喻縣男子見田中有六七女皆衣毛衣不知是鳥匍匐
往得其一女所解毛衣取藏之即往就諸鳥諸鳥各飛去一鳥

獨不得去男子取以為婦生三女其母後使女問父知衣在積
稻下得之衣而飛去後復以衣迎三兒亦得飛去出搜神記

張氏

京兆有張氏獨處一室有鳩自外入止于牀張氏祝曰鳩為禍
也飛上承塵為福也即入我懷以手探之而得一金鉤是後子
孫漸盛資財萬倍蜀賈客至長安聞之乃厚賂婢婢竊鉤以與
客張氏既失鉤漸漸衰耗而蜀客亦罹窮厄於是齋鉤以反張
氏張氏復昌出搜神記

湫金鳥

魏時昆明國貢湫金鳥國人云其地去然州九千里出此鳥形
如雀色黃毛羽柔密常翱翔海上羅者得之以為至祥聞大魏
之德被於荒遠乃越山航海來獻大國帝得此鳥蓄於靈禽之

圃飴以真珠飲以龜腦鳥常吐金屬如粟鑄之可以為器昔漢武時有獻大雀此之類也此鳥畏霜雪乃起小室以處之名曰辟寒臺皆用水晶為戶牖使內外通光而常隔於風雨塵霧宮人爭以鳥所吐之金飾釵珮謂之辟寒金故宮人相嘲言曰不服辟寒金那得君王心不服辟寒鈿那得君王憐於是媚惑爭以寶為身飾及行臥皆懷挾以要寵也魏代喪滅珍寶池臺鞠為茂草漱金之鳥亦自高翔出拾遺錄

鴛

晉永嘉二年有鴛集於始安縣木矢貫之鐵鏃其長六寸有半以箭計之其射者當身長丈五六尺

營道令

晉太元中營道令何偕之去職於縣界山中得一鳥大如白鷺

青色赤目膝上髀下自然有銅環形大小刻

攬子絕

妙人功於是京邑皆傳觀之營道經今屬道州

紙鳶化鳥

梁武太清三年侯景圍臺城遠不通問簡文作紙鳶飛空告急於外侯景謀臣王謂景曰此紙鳶所至即以事達外令左右善射者射之及墮皆化為鳥飛入雲中不知所往出獨異志

鶉

安定原土築時莫祭 觚爵忽有一鶉飛於觚上因名鶉觚城後魏文帝天統中立為鶉觚縣出窮神秘苑

戴文謀

有戴文謀者隱居陽城山中會於客堂食際忽聞有呼曰我天

帝使者欲下憑君可乎文謀聞甚驚又曰君疑我也文謀乃跪曰居貧恐不足降下耳既而洒掃設位朝夕進食甚謹後謀於室內竊言之其婦曰此恐是狐魅依憑耳文謀曰我亦疑之及祠饗之時神乃言曰吾相從方欲相利不意有疑心異議文謀辭謝之際忽堂上如數十人呼聲出視之見一大鳥五色白鳩數十隨之東北入雲而去出窮神 秘苑

瑞鳥

煬帝征遼回次於柳城郡之望海鎮步出觀望有大鳥二素羽丹嘴狀同鶴鷺出自霄漢翻翔雙下高一丈四五尺長八九尺徘徊馴擾翔舞御營敕著作佐郎虞綽製瑞鳥銘以進上命鐫於其所仍敕殿內丞閻毗圖寫其狀秘書郎虞世南上瑞鳥頌敕令寫於圖首出大業 拾遺

報春鳥

顧渚山中有鳥如鵠鵠而小蒼黃色每至正月二月作聲云春起也至三月四月作聲云春去也採茶人呼為報春鳥山 顧渚 山記

冠鳧

石首魚至秋化為冠鳧冠鳧頭中有石也出海陸 碎事

秦吉了

秦吉了容管簾白州產此鳥大約似鸚鵡嘴脚皆紅兩眼後夾腦有黃肉冠善效人言語音雄大分明於鸚鵡以熟鷄子和飯如棗飼之或云容州有純赤純白色者俱未之見也出嶺表 錄異

韋氏子

汧陽郡有張女郎廟上元中有韋氏子客於汧陽遂至其廟遂解鞍以憇忽見廟宇中有二屐子在地上生視之乃結草成者

文理甚細色白而製度極妙韋生乃收貯於橐中既而別去及至郡郡守舍韋生於館亭中是夕生以所得屐致於前而寐明日已亡所在莫窮其處僅食頃乃於館亭瓦屋上得焉僕者驚愕告於韋生生即命昇屋而取之既得又致於前明日又失其所復於瓦屋上得之如是者三韋生竊謂僕曰此其怪乎可潛伺之是夕其僕乃竊於隙中伺之夜將半其屐忽化為白鳥飛於屋上韋生命取焚之乃飛去

出宣室志

鳥賊

李靖弟客師官至右武衛將軍四時從禽無暫止息京師之西南際灋水鳥獸皆識之每出鳥鵲競逐噪之人謂之鳥賊

出談賓錄

鳥省

馮克給事親仁坊有宅南有山亭院多養鵝鴨及雜禽之類極

多常遣一家人掌之時人謂之鳥省

出盧氏雜記

劉景陽

天后時左衛兵曹劉景陽使嶺南得吉了鳥雄雌各一隻解入語至都進之留其雌者雄煩怨不食則天問曰何乃無聊也鳥為言曰其配為使者所得今頗思之乃呼景陽曰卿何故藏一鳥不進景陽叩頭謝罪乃進之則天不罪也

出朝野僉載

食蝗鳥

開元中貝州蝗蟲食禾有大白鳥數千小白鳥數萬盡食其蟲

出酉陽雜俎

盧融

開元初范陽盧融病中獨臥忽見大鳥自遠飛來俄止庭樹高四五尺狀類鸚鵡目大如杯嘴長尺餘下地上階頃之入房登牀

舉兩翅翅有子持小槍欲以擊融融伏懼流汗忽復有人從後門入謂鳥云此是善人慎勿傷也鳥遂飛去人亦隨出融融自爾永差出廣異記

張氏

濮州刺史李全璋妻張牛肅之姨也開元二十五年卒于伊闕莊張寢疾有鳥止於庭樹白首赤足黃腹丹翅其鳴但云悞悞也毋兮如是晝夜不絕聲十餘日張殂鳥遂不見出紀聞

王緒

天寶末台州錄事參軍王緒病將死有大鳥飛入緒房行至牀所引背向緒聲云取取緒遂卒出廣異記

武功大鳥

大曆八年大鳥見武功羣噪之行營將張目芬射獲之肉翅狐

首四足足有爪廣四尺狀類蝙蝠出西陽雜俎

鸛鷓

鸛鷓一名墮弄形似鵲人射之則銜矢反射人出西陽雜俎

吐綬鳥

魚復縣南山有鳥大如雉鶴羽色多黑雜以黃白頭頗似雉有時吐物長數寸丹采彪炳形色類綬因名為吐綬鳥又食必蓄噤臆前大如斗慮觸其噤行每遠草木故一名避株鳥出西陽雜俎

杜鵑

杜鵑始陽相推而鳴先鳴者吐血死嘗有人出行見一羣寂然聯學其聲即死初鳴先聽者主離別廁上聽其聲不祥厭之法當為大聲應之出西陽雜俎

蚊母鳥

蚊母鳥形如鷓嘴大而長池塘捕魚而食每叫一聲則有蚊蚋
飛出其口俗云採其翎為扇可辟蚊子亦呼為吐蚊鳥出嶺表
錄異

桐花鳥

鄒南彭蜀間有鳥大如指五色畢具有冠似鳳食桐花每桐結
花即來桐花落即去不知何之俗謂之桐花鳥極馴善止於婦
人釵上客終席不飛人愛之無所害也出朝野
僉載

真臘國大鳥

真臘國有葛浪山高萬丈半腹有洞先有浪鳥狀似老鴟大如
駱駝人過即攫而食之騰空而去百姓苦之真臘王取大牛肉
中安小劍子兩頭尖利令人載行鳥攫而吞之乃死無復種矣

出朝野
僉載

百舌

百舌春轉夏至唯食蚯蚓正月後凍開蚓出而來十月後蚓藏
而往蓋物之相感也出朝野
僉載

鸛

江淮謂羣鸛旋飛為鸛井鸛亦好旋飛必有風雨人探巢取鸛
子六十里早能羣飛薄霄激雨雨為之散出西陽
雜俎

又南方有鶴食蛇每遇巨石知其下有蛇即於石前如道士禹
步其石防然而轉因得而噉里人學其法者伺其養雛綠樹以
篋絙縛其巢鸛必作法而解之乃鋪沙樹底俾足跡所印而倣
學之出北夢
瑣言

甘蟲

大中未舒州奏衆鳥成巢澗七尺高一丈而燕雀鷹鷂水禽山
鳥無不馴狎如一更有鳥人面綠毛嘴瓜皆紺其聲曰甘蟲因

謂之甘蟲時人畫圖嚮於坊市出杜陽編

戴勝

王蜀刑部侍郎李仁表寓居許州將入貢於春官時薛能尚書為鎮先繕所業詩五十篇以為贄濡翰成軸於小亭凭几閱之未三五首有戴勝自簷飛入立於案几之上馴狎良久伸頸彈翼而舞向人若將語久之又轉又舞如是者三超然飛去心異之不以告人翌日投詩薛大加禮待居數日以其子妻之出錄異記

北海大鳥

北海有大鳥其高千里頭文曰天節文曰候左翼文曰鷺右翼文曰勒頭向東正海中央捕魚或時舉翼飛而其羽相切如雷風也出神異錄

鷓鴣

温璋為京兆尹勇於殺戮京邑憚之一日聞挽鈴而不見有人如此者三乃一鷓也尹曰是必有人探其鷓而來訴耳命吏隨鷓所在而捕之其鷓盤旋引吏至城外樹間果有人探其雛尚憇樹下吏執送之府尹以事異於常乃斃捕雛者出北夢瑣言

仙居山異鳥

王蜀永平二年得北邙山章弘道所留瑞文於什邡之仙居山遂出緡錢委漢州馬步使趙弘約締構觀宇洎創天尊殿材石宏博功用甚多是日將架巨梁工巧丁役三百餘人縛鼓噪震動遠近忽有異鳥三隻一紅赤色二皆潔白尾如曳練各長二尺餘栖於梁上隨繩索上下在衆人中略無驚怖工人撫搦戲翫之如所馴養者梁既上畢鳥亦飛去出錄異記

鷺

太平廣記卷第四百六十三
頃年有人取得黃鸞雛養於竹籠中其雌雄接翼曉夜哀鳴於籠外則更來哺之人或在前略無所畏忽一日不放出籠其雄雌繚繞飛鳴無從而入一投火中一觸籠而死剖腹視之其腸寸斷出玉堂閒話

太平廣記卷第四百六十三終

太平廣記卷第四百六十四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東海大魚	鼉魚	南海大魚
鯨魚	鯉魚	海鱸
南海大鱉	海鱸	鱔魚
吳餘鱠魚	石頭魚	黃臘魚
烏賊魚	橫公魚	骨雷
彭蚰	鮫魚	鯢魚
比目魚	鹿子魚	子歸丹
鯊鯪魚	鯽魚	鱣魚
黃魴魚	蝟螭	海鷲
鮫魚		

東海大魚

東方之大者東海魚焉行海者一日逢魚頭七日逢魚尾魚產則百里水為血出玄中記

鼉魚

博物志云南海有鼉魚斬其首乾之椽去其齒而更復生者三其蛇南州志亦云然又聞廣州人說鱐魚能陸追牛馬水中覆舟殺人值經則不敢觸有如此畏慎其一孕生卵數百於陸地及其成形則有蛇有龜有鼈有魚有鼉有為蛟者凡十數類及其被人捕取宰殺之其靈能為雷電風雨比殆神物龍類出感應經

南海大魚

嶺南節度使何履光者朱崖人也所居傍大海云親見大異者有三其一曰海中有二山相去六七百里晴朝遠望青翠如近

開元末海中大雷雨雨泥狀如吹沫天地晦黑者七日人從山邊來者云有大魚乘流入二山進退不得久之其鰓挂一崖上七日而山拆魚因爾得去雷魚聲也雨泥是口中吹沫也天地黑者是吐氣也其二曰海中有州從廣數千里洲土有物狀如蟾蜍數枚大者周迴四五百里小者或百餘里每至望夜口吐白氣上屬於月與月爭光其三曰海中有山周回數十里每夏初則有大蛇如百似山長不知幾百里開元末蛇飲其海而水減者十餘日意如渴甚以身繞一山數十匝然後低頭飲水久之遂拆地及山被吞俱盡亦不知吞者是何物也出廣異記

鯨魚

開元末雷州有雷公與鯨鬪身出水上雷公數十在空中上下或縱火或詬擊七日方罷海邊居人往看不知二者何勝但見

海水正赤

出廣異記

鯉魚

開元中台州臨海大蛇與鯉魚鬪其蛇大如屋長繞孤島數匝引頭向水其魚如小山鬚目皆赤往來五六里作勢交擊魚用鱗鬚上觸蛇蛇以口下咋魚如是鬪者三日蛇竟為魚觸死出廣異記

海人魚

海人魚東海有之大者長五六尺狀如人眉目口鼻手爪頭皆為美麗女子無不具足皮肉白如玉無鱗有細毛五色輕軟長一二寸髮如馬尾長五六尺陰形與丈夫女子無異臨海鰥寡多取得養之於池沼交合之際與人無異亦不傷人出洽聞記

南海大蟹

近世有波斯常云乘船泛海往天竺國者已六七度其最後船漂入大海不知幾千里至一海島島中見胡人衣草葉懼而問之胡云昔與同行侶數十人漂沒唯已隨流得至於此因爾採木實草根食之得以不死其眾哀焉遂船載之胡乃說島上大山悉是車渠瑪瑙玻璃等諸寶不可勝數舟人莫不棄已賤貨取之既滿船胡令速發山神若至必當懷惜於是隨風挂帆行可四十餘里遙見峯上有赤物如蛇形久之漸大胡曰此山神惜寶來逐我也為之奈何舟人莫不戰懼俄見兩山從海中出高數百丈胡喜曰此兩山者大蟹螯也其螯常好與山神鬪神多不勝甚懼之今其螯出無憂矣大蛇尋至螯許盤鬪良久螯夾蛇頭死於水上如連山船人因是得濟也出廣異記

海鱗

海鱖魚即海上最偉者也。小者亦千餘尺。吞舟之說固非謬矣。每歲廣州常發銅船過南安貨易。北人有偶求此行往復一年便成斑白。云路經調黎。地名海心有山阻東海濤險而急亦黃河之三門也深濶處又見十餘山。或出或沒。初甚訝之。篙工曰：非山島鱖魚背也。果見雙目閃爍。鬚鬣若簸米箕。危沮之際。日中忽雨霖霖。舟子曰：此鱖魚噴氣水散於空。風勢吹來若雨耳。及近魚。即鼓船而噪。倏爾而沒去。魚長數物類相伏耳交趾迴乃捨舟取雷州。緣岸而歸。不憚苦辛。蓋避海鱖之難也。乃靜思曰：設使老鱖瞋目張喙。我舟若一葉之墜。管井耳寧得不為人皓首乎。出嶺表錄異

鱖魚

鱖魚其身土黃色。有四足。修尾形狀如鼉。而舉止趨疾。口森鋸齒。往往害人。南中鹿多。最懼此物。鹿走崖岸之上。羣鱖嗥叫其

下。鹿必怖懼。落崖多為鱖魚所得。亦物之相攝伏也。故太尉相國李德裕貶官潮州。經鱖魚灘。損壞舟船。平生寶翫。古書圖畫。一時沈失。遂召舶上崑崙取之。見鱖魚極多。不敢輒近。乃是鱖魚之窟宅也。出嶺表錄異

吳餘鱸魚

吳王孫權曾江行。食鱸有餘。因棄之中流。化而為魚。今有魚猶名吳餘鱸者。長數寸。大如筋。尚類鱸形也。出博物志

石頭魚

石頭魚狀如鱖魚。隨其大小。腦中有二石子。如喬麥。瑩白如玉。有好奇者。多市魚之小者。貯於竹器。任其壞爛。即淘之。取其魚腦石子。以植酒。籌頗脫俗。出嶺表錄異

黃臘魚

黃鱗魚卽江湖之橫魚頭背長鱗皆金色鬻爲炙雖美而毒或煎燂乾夜卽有光如籠燭北人有寓南海者市此魚食之棄其頭於糞筐中夜後忽有光明近視之益恐懼以燭照之但魚頭耳去燭復明以爲不祥各啟食奩窺其餘鬻亦如螢光達明遍詢土人乃此魚之常也憂疑頓釋同上

烏賊魚

烏賊舊說名河伯從事小者遇大魚輒放墨方數尺以混身江東人或取其墨書契以脫人財物書跡如淡墨逾年字消唯空紙耳海人言昔秦王東遊棄算袋於海化爲此魚形如算袋兩帶極長一說烏賊有石遇風則前一鬚下石出酉陽雜俎

橫公魚

北方荒中有石湖方千里岸深五丈餘恒冰唯夏至左右五六

十日解耳有橫公魚長七八尺形如鯉而赤晝在水中夜化爲人刺之不入煮之不死以烏梅二枚煮之則死食之可止邪病

出神異錄

骨雷

扶南國出鱈魚大者二三丈四足似守宮狀常生吞人扶南王令人捕此魚置於壑中以罪人投之若合死鱈魚乃食之無罪者嗅而不食鱈魚別號忽雷能制之握其背至岸裂孽食之一名骨雷秋化爲虎三爪出南海思雷二州臨海英潘村多有之出洽聞記

彭蚰

蟹屬名彭蚰以螯取土作丸從潮來至潮去或三百丸因名三

百丸大彭蚰出感應經

鮫魚

鮫魚吐舌蟻附之因吞之又開鱗甲使蟻入其中乃奮近則舐取之出異物志

鯢魚

金義嶺之西南有盤龍山山有乳洞斜貫一溪號為靈水溪溪內有魚皆修尾四足丹其腹游泳自若漁人不敢捕之爾雅云鯢似鮎四足聲如小兒金商州溪內亦有此魚謂之鮎魚出嶺表錄異

比目魚

比目魚南人謂之鞋底魚江淮謂之拖沙魚爾雅云東方有比目魚焉不比不行其名謂之鰈狀如牛脾細鱗紫色一面一目兩片相合乃行出嶺表錄異

鹿子魚

鹿子魚頰色其尾鬣皆有鹿斑赤黃色羅州圖經云州南海中有洲每春夏此魚跳出洲化而為鹿曾有人拾得一魚頭已化鹿尾猶是魚南人云魚化為鹿肉腥不堪食出嶺表錄異

子歸母

楊孚交州異物志云鮫之為魚其子既育驚必歸母還其腹小則如之大則不復潘州記云鰈魚長二丈大數圍初生子子小隨母覓食暮驚則還入母腹吳錄云鰈魚于朝出索食暮入母腹南越志云暮從臍入旦從口出也出感應經

鯢鯢魚

鯢鯢魚文斑如虎俗云煮之不熟食者必死相傳以為常矣饒州有吳生者家甚豐足妻家亦富夫婦和睦曾無戲間一日吳

生醉歸投身牀上妻爲整衣解履扶昇其足醉者運動誤中妻之心芻其妻蹙然而死醉者不知也遽爲妻族所凌執去毆擊致斃獄訟經年州郡不能理以事上聞吳生親族懼救命到而必有明刑爲舉族之辱因餉獄生鯀鯁如此數四竟不能害益加充悅俄而會赦獲免還家之後胤嗣繁盛年洎八十竟以壽終且烹之不熟尚能殺人生陷數四不能爲害此其命與出錄異記

鯽魚

東南海中有祖州鯽魚出焉長八尺食之宜暑而避風此魚狀卽與江湖小鯽魚相類耳潯陽有青林湖鯽魚大者二尺餘小者滿尺食之肥美亦可止寒熱也

鱣魚

鱣魚濟南郡東北有鱣坑傳云魏景明中有人穿井得魚大如鏡其夜河水溢入此坑坑中居人皆爲鱣魚焉

黃魴魚

黃魴音魚色黃無鱗頭尖身似大榭葉口在頷下眼後有耳竅通於腦尾長一尺末三刺甚毒並出西陽雜俎

蝟螭

蝟螭者俗謂之茲夷乃山龜之巨者人立其背可負而行產潮循山中鄉人採之取殼以貨要全其殼須以木楔出肉龜吼如牛聲響山谷廣州有巧匠取其甲黃明無日脚者甲上有散黑暈爲日脚矣煮而拍之陷黑玳瑁花以爲梳篋盃器之屬狀甚明媚出嶺表錄異

海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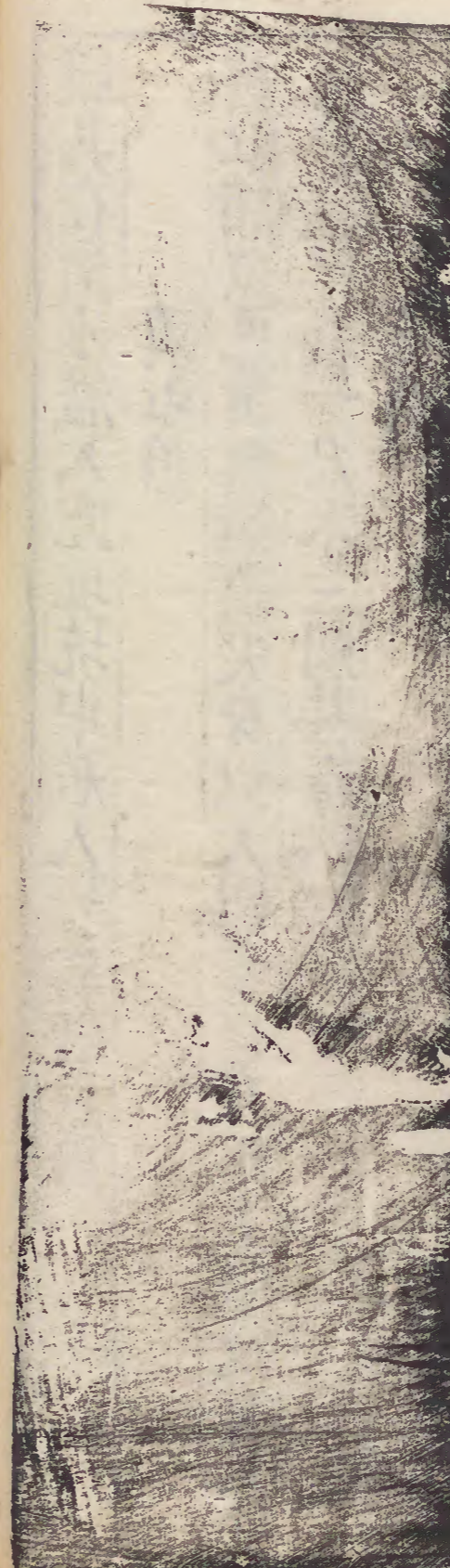
齊藍官縣石浦有海魚乘潮來去長三十餘丈黑色無鱗其聲如牛土人呼爲海鷺出廣古今五行記

太平廣記卷第四百六十四

鮫魚

鮫魚出合浦長三丈背上有甲珠文堅彊可以飾刀口又可以鑿物出交州記

太平廣記卷第四百六十四終



太平廣記卷第四百六十四

水族二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峰州魚

海蝦

瓦屋子

印魚

石斑魚

井魚

異魚

螃蟾

鱣魚

玳瑁

海木

海鏡

水母

蟬

百足蟹

蟾蟹

鰩魚

鸚鵡螺

紅螺

鴛龜

鯢魚

鱟

飛魚

虎鱗

蠓

赤鱗公

虎穴魚

虬尾

牛魚

蝥蟊

太平廣記 卷第四百六十五

奔鯨

係臂

雞嘴魚

劍魚

嬾婦魚

黃雀化蛤

天牛魚

峰州魚

峰州有一道水從吐蕃中來夏冷如冰雪有魚長一二寸來去有時蓋水姓粥人取烹之而食千萬家取不可盡不知所從來

出朝野僉載

海蝦

劉恂者曾登海舶入施樓忽見牕板懸二巨蝦殼頭尾鉗足俱全各七八尺首占其一分背尖利如鋒刃背上有鬚如紅筋各長二三尺雙脚有鉗鉗麤如人大指長二尺餘上有芒刺如薔薇枝赤而鈺硬手不可觸腦殼烘透彎環尺餘何止於盃盂也

北戶錄云滕循為廣州刺史有客語循曰蝦鬚有一丈者堪為拄杖循不之信客去東海取鬚四尺以示循方伏其異

出嶺南錄異

瓦屋子

瓦屋子蓋蚌蛤之類也南中舊呼為蚌音聰子頃因盧鈞尚書作鎮遂改為瓦屋子以其殼上有稜如瓦壠故以此名焉殼中有肉紫色而滿腹廣人猶重之多燒以薦酒俗呼為天齋炙食多即壅氣背膊煩疼未測其性也

出嶺表錄異

印魚

印魚長一尺三寸額上四方如印有字諸大魚應死者先以印

印之

出酉陽雜俎

石斑魚

僧行儒言建州有石斑魚好與地交南中多隔蜂窠窠大如壺

太平廣記

卷四百六十五

二

常群螿人土人取石斑魚就蜂側灸之標於竿上向日令魚影
落其窠上須臾有鳥大如燕數百互擊其窠窠碎落如葉蜂亦
全盡出酉陽雜俎

井魚

唐段成式云井魚腦有穴每喻水輒於腦穴處出如飛泉散落
海中舟人競以空罌貯之海水鹹苦經魚腦穴出反淡如泉水
焉凡式見焚曾善提勝說出酉陽雜俎

異魚

異魚東海人常獲魚長五六尺腹胃成胡鹿刀架之狀或號秦
皇魚出酉陽雜俎

螃蟾

傍海大魚脊上有石十二時一名籬頭溺一名螃蟾其溺甚毒

出酉陽雜俎

鱣魚

郛縣侯生者於漚麻池側得鱣魚大可尺圍烹而食之髮白復
黑齒落復生自此輕捷出錄異記

玳瑁

玳瑁形狀似龜唯腹背甲有烘點本草云玳瑁解毒其大者悉
婆薩石兼云辟邪廣南盧亭海島夷人也獲活玳瑁龜一枚以獻連
帥嗣薛王王令生取背甲小者二片帶於左臂上以辟毒龜被
生揭其甲甚極苦楚後養於使宅後北池伺其揭處漸生復遣
盧亭送於海畔或云玳瑁若生帶之有驗若飲饌中有蠱毒玳
瑁甲即自搖動若死無此驗出嶺表錄異

海木

南海有水族前左脚長前右脚短口在脇旁背上常以左脚捉物實於右脚右腳中有齒嚙之方內於口大三尺餘其聲木木南人呼為海木出西陽雜俎

海鏡

海鏡廣人呼為膏葉盤兩片合以成形殼圓中甚瑩滑白照如雲母光內有少肉如蚌胎腹中有紅蟹子其小如黃豆而螯足具海鏡饑則蟹出拾食蟹飽歸腹海鏡亦飽或迫之以火則蟹子走出離腸腹立斃或生剖之有蟹子活在腹中逡巡亦斃嶺表異錄

水母

水母廣州謂之水母閩謂之鮓癡駕反其形乃渾然凝結一物有淡紫色者有白色者大如覆帽小者如盃腸下有物如懸絮俗

謂之三足而無口眼常有數十蝦寄腹下啞食其涎浮泛水上捕者或遇之即歛然而沒乃是蝦有所見耳越絕書云海鏡為日南中好食之云性煖治河魚之疾然甚腥須以草木灰點生油再三洗之瑩淨如水精紫玉肉厚可二寸薄處亦寸餘先煮椒桂或荳蔻生薑縷切而燂之或以五辣肉醋或以蝦醋如鱸食之最宜蝦醋亦物類相攝耳水母本陰海凝結之物食而煖補其理未詳出嶺表錄異

蟹

蟹八月腹內有芒芒真稻芒也長寸許尚東輪與海神未輸芒不可食出西陽雜俎

百足蟹

善死國出百足蟹長九尺四螯煎為膠謂之螯膠勝鳳啄膠也

出西陽
雜俎

蟾蟹

平原郡貢蟾蟹採於河間界每年生貢斷水火照懸老犬肉蟹
覺犬肉即浮因取之一板直百錢以擅密束於驛馬上馳之至
京出西陽
雜俎

鰧魚

鰧魚重安縣出焉鰧子朝出索食暮還入母腹中容四子頰赤
如金甚健經不能制俗呼為河伯健兒出西陽
雜俎

鸚鵡螺

鸚鵡螺旋尖處屈而味如鸚鵡嘴故以此名殼上青綠斑大者
可受二升殼內光瑩如雲母裝為酒盃奇而可翫出嶺表
錄異

紅螺

紅螺大小亦類鸚鵡螺殼薄而紅亦堪為酒器劉小螺為足綴
以膠漆尤可佳尚也出嶺表
錄異

鴛龜

初寧縣里多鴛龜殼薄狹而燥頭似鴉不與常龜同而能嚙犬
也出南
越志

鯢魚

鯢魚如鮎四足長尾能上樹天旱輒含水上山以草葉覆身張
口鳥來飲水輒吸食之聲如小兒峽中人食之先縛於樹鞭之
身上白汁出如構汁去此方可食不爾有毒出西陽
雜俎

蠶

蠶雌常負雄而行漁者必得其雙南人列肆賣之雄者少肉舊
說過海輒相積於背高丈餘如帆乘風遊行今蠶殼上有物高

七八寸如石珊瑚俗呼鱉帆至今閩嶺重鱉醬十二足殼可為冠次於白角南人取其尾為小如意出西陽雜組

飛魚

飛魚朗山水有之魚長一尺能飛即凌雲空息即歸潭底出西陽雜組

虎蟹

虎蟹殼上有虎斑可裝為酒器與紅蟹皆產瓊崖海邊雖非珍奇亦不易採得也出嶺表錄異

蠓

蠓即牡蠣也其初生海島邊如拳石四面漸長有高一二丈者巖巖如山每一房內蠓肉一片隨其所生前後大小不等每潮來諸蠓皆開房伺蟲蟻入即合之海夷盧亭者以斧斫取殼燒

以烈火蠓即啟房挑取其肉貯以小竹筐赴虛市以易醋米蠓肉大者鱸為炙小者炒食肉中有滋味食之即甚壅腸胃出嶺表錄異

赤鱗公

鯉脊中鱗一道每鱗上有黑點大小皆三十六鱗唐朝律取得鯉魚即宜放仍不得弊說赤鱗公賣者決六十出西陽雜組

雷穴魚

興州有一處名雷穴水常半穴每雷聲水塞穴流魚隨流而出百姓每候雷聲繞樹布經獲魚無限非雷聲漁子聚鼓擊於穴口魚亦輒出所獲半於雷時韋行規為興州刺史時與親故書說其事出西陽雜組

虬尾

東海有魚虬尾似鷓鼓卽降雨遂設像於屋脊

出談賓錄

蝓螺

蝓螺大者長尺餘兩螯至彊八月能與虎鬪虎不如隨大潮退

殼一退一長出西陽雜俎

奔鯨

奔鯨一名濁非魚非蛟大如舡長二三丈若鮎有兩乳在腹下

雄雌陰陽類人取其子着舡上聲如嬰兒啼項上有孔通頭氣

出嚇嚇作聲必大風行者以為候相傳嬾婦所化殺一頭得膏

三四斛取之燒燈照讀書紡績輒暗照懼樂之處則明出西陽雜俎

係臂

係臂如龜入海捕之必先祭又陳所取之數則自出因取之若

不信則風浪覆舡出西陽雜俎

雞觜魚

李德裕幼時常於明州見一水族有兩足嘴似雞身如魚出西陽雜俎

劔魚

海魚千歲為劔魚一名琵琶魚形似琵琶而喜鳴因以為名虎

魚老則為蛟江中小魚化為蝗而食五穀者百歲為鼠出西陽雜俎

嬾婦魚

淮南有嬾婦魚俗云昔楊氏家婦為姑所怒溺水死為魚其脂

膏可燃燈燭以之照鼓琴瑟傳奕則爛然有光若照紡績則不

復明出迷異記

黃雀化蛤

淮水中黃雀至秋化為蛤至春復為黃雀雀五百年化為蜃蛤

太平廣記

卷四百六十五

七

太平廣記
卷四百六十五
七
二百廿四
出述
異記

天牛魚

天牛魚方員三文眼大如丰口在脇下露齒無脣兩肉角如臂
兩翼長六尺尾五尺出南越記

太平廣記卷第四百六十五終

太平廣記卷第四百六十六

水族三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夏鯨

東海人

昆明池

徐景山

潘惠延

葛玄

介象

龍門

池中魚

通州河

行海人

陰火

襄伯

王旻之

韓愈

鄖鄉民

赤嶺溪

夏鯨

堯命夏鯨治水九載無績鯨自沉於羽淵化為玄魚時植鬚振
鱗橫遊波上見者謂為河清羽淵與河海通源也上古之人於
羽山之下脩立鯨廟四時以致祭祀常見此黑魚與蛟龍澆灑

而出觀者驚而畏之至舜命禹疏川奠岳行遍日月之下唯不
踐羽山之地濟巨海則龜龜為梁踰峻山則神龍為負皆聖德
之感也絲之化其事互說神變猶一而色狀不同玄魚黃熊四
音相亂傳寫流誤金畧記焉出王子年拾遺

東海人

昔人有遊東海者既而風惡舡破補治不能制隨風浪莫知所
之一日一夜得一孤洲共侶懼然下石植纜登洲煮食食未熟
而洲沒在船者砍斷其纜舡復漂蕩向者孤洲乃大魚也吸波
吐浪去疾如風在洲上死者十餘人出西京雜記

昆明池

昆明池刻石為鯨魚每至雷雨魚常鳴吼鬣尾皆動漢世祭之
以祈雨往往有驗出西京雜記

徐景山

魏明帝遊洛水水中有白獺數頭美淨可憐見人輒去帝欲取
之終不可得侍中徐景山奏云臣聞獺嗜鮠魚乃不避死可以
此誑之乃畫板作兩鮠魚懸置岸上於是羣獺競逐一時執得
帝甚嘉之謂曰聞卿能畫何以妙也答曰臣未嘗執筆然人之
所作自可庶幾耳帝曰是善用所長也出續齊諧記

潘惠延

平原高苑城東有魚津傳云魏末平原潘府君字惠延自白馬
登舟之部手中筭囊遂墜於水囊中本有鍾乳一兩在郡三年
濟水泛溢得一魚長三丈廣五尺剖其腹中得頃時墜水之囊
金針尚在鍾乳消盡其魚得脂數十斛時人異之出西陽雜俎

葛玄

葛玄見遺大魚者玄云皆煩此魚到河伯處乃以丹書紙內魚口擲水中有鱓魚還躍上岬吐墨書青黑色如木葉而飛又玄與吳主坐樓上見作請雨土人玄曰雨易得耳即書符著社中一時之間大雨流淹帝曰水中有魚乎玄復書符擲水中須臾有大魚數百頭使人取食之出神仙傳

介象

介象與吳主共論鱸魚之美乃於殿庭作坎汲水滿之并求釣象起餌之須臾得鱸魚帝驚喜乃使厨人切食之出神仙傳

龍門

龍門山在河東界禹鑿山斷門一里餘黃河自中流下兩岬不通車馬每暮春之際有黃鯉魚逆流而上得者便化為龍又林登云龍門之下每歲季春有黃鯉魚自海及諸川爭來赴之一

歲中登龍門者不過七十二初登龍門即有雲雨隨之天火自後燒其尾乃化為龍矣其龍門水浚箭湧下流七里深三里出秦記

池中魚

風俗通曰城門失火禍及池魚舊說池仲魚人姓字也居宋城門城門失火延及其家仲魚燒死又云宋城門失火人汲取池中水以沃灌之池中空竭魚悉露死喻惡之滋并傷良謹也出風俗通

通川河

通川界內多獺各有主養之並_之在河側岬間獺若入穴插雉尾於獺孔前獺即不敢出去却尾即出取得魚必須上岬人便奪之取得多然後自弊弊飽即鳴板以驅之還插雉尾更不敢出

出朝野
僉載

行海人

昔有人行海得洲木甚茂乃維舟登岬爨於水傍半炊而林沒於水遽斷其纜乃得去詳視之大蟹也出異物志

陰火

海中所生魚蝦置陰處有光初見之以為怪異土人常推其義蓋鹹水所生海中水遇陰物波如然火滿海以物擊之迸散如星火有月即不復見木玄虛海賦云陰火退然豈謂此乎出嶺南異志

裴佻

唐裴佻開元七年都督廣州仲秋夜漏未艾忽然天曉星月皆沒而禽鳥飛鳴矣舉郡驚異之未能諭然已晝矣裴公於是衣

冠而出軍州將吏則已集門矣遽召叅佐泊賓客至則皆異之但謂衆惑固非中夜而曉即詢挈壺氏乃曰常夜三更尚未也裴公罔測其倪因留賓客於廳事共須日之昇良久天色昏暗夜景如初官吏則執燭而歸矣詰旦裴公大集軍府詢訪其說而無能辨者裴因命使四訪闔界皆然即令北訪湘嶺湘嶺之北則無斯事數月之後有商舶自遠南至因謂郡人云我八月十一日夜舟行忽遇巨鼉出海舉首北向而雙目若日照耀千里毫末皆見久之復沒夜色依然徵其時則裴公集賓寮之夕也出集異記

王旻之

唐王旻之在牢山使人告瑯琊太守許誠言曰貴部臨沂縣其沙村有逆鱗魚要之調藥物逆鱗魚仙經云謂之肉願與太守

會於此誠言許之則令其沙村設儲峙以待太和先生先生既見誠言誠言命漁者捕所求其沙村西有水焉南北數百步東西十丈色黑至深岬有神祠鄉老言於誠言曰十年前村中少年於水釣得一物狀甚大引之不出於是下釣數十道方引其首出狀如猛獸閉目其大如車輪村人謂其死也以繩束縛繞之樹十人同引之猛獸忽張目大震聲若霹靂近之震死者十餘人因怖喪去精魂為患者二十人猛獸還歸於水乃建祠廟祈禱之水旱必有應若逆鱗魚未之有也誠言乃止

山紀

韓愈

唐吏部侍郎韓文公愈自刑部侍郎貶潮陽守先是郡西有大湫湫有鰐魚約百餘尺每一怒則湫水騰溢林嶺如震民之馬牛有濱其水者輒吸而噬之不瞬而盡為所害者莫可勝計民

患之有年矣及愈刺郡既至之三日問民不便事俱曰郡西湫中之鰐魚也愈曰吾聞至誠感神昔魯恭宰中牟雉馴而蝗避黃霸治九江虎皆遁去是知政之所感故能化禽獸矣即命庭掾以牢醴陳於湫之旁且祝曰汝水族也無為生人患既而沃以酒是夕郡西有風雷聲動山野迨夜分霽焉明日里民視其湫水已竭公命使窮其跡至湫西六十里易地為湫巨鰐亦隨而徙焉自是郡民獲免其患故工部郎中皇甫湜撰愈神道碑叙曰刑部為潮陽守云洞獠海夷陶然皆化鰐魚稻蟹不累民物蓋謂此矣

出宣室志

鄖鄉民

唐元和末均州鄖鄉縣有百姓年七十養獺十餘頭捕魚為業隔日一放將放時先閉於深溝斗門內令饑然後放之無經畧

之勞而獲利甚厚令人抵掌呼之羣獺皆至緣衿藉膝馴若守
狗戶部郎中李福親見之出酉陽雜俎

赤嶺溪

歙州赤嶺下有小溪俗傳昔有人造橫溪魚梁魚不得下半夜
飛從此嶺過其人遂於嶺上張網以捕之魚有越網而過者有
飛不過而變為石者今每雨其石即赤故謂之赤嶺而浮梁縣
得名因此按吳都賦云文鯉夜飛而觸綸蓋此類也出歙州圖經

太平廣記卷第四百六十六終

太平廣記卷第四百六十七

水族四水怪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鯨

桓冲

李湯

齊澣

子英春

洛水豎子

魁魁

羅州赤鱓

韓珣

封令禎

疑真觀

蜀江民

張胡子

栢君

葉朗之

柳宗元

王璠

柳沂

崔悅

染人

海上人

法聚寺僧

李延福

鯨

堯使鯨治洪水不勝其任遂誅之鯨於羽山化為黃能入於羽

泉今會稽人祭禹廟不用能水居曰能陸居曰熊也

出述異記

桓冲

晉桓冲為江州刺史遣人周行廬山冀覩靈異既陟崇巘有一湖匝生桑樹湖中有敗編赤鱗魚使者渴極欲往飲水赤鱗魚張鬚向之使者不敢飲

出法苑珠林

李湯

唐貞元丁丑歲隴西李公佐泛瀟湘蒼梧偶遇征南從事弘農楊衡泊舟古岼淹留佛寺江空月浮徵異話奇楊告公佐云求恭中李湯任楚州刺史時有漁人夜釣於龜山之下其釣因物所制不復出漁者健水疾沉於下五十丈見大鐵鑊盤繞山足尋不知極遂告湯湯命漁人及能水者數十獲其鑊力莫能制加以牛五十餘頭鑊乃振動稍稍就岼時無風濤驚浪翻湧觀

者大駭鑊之末見一獸狀有如猿白首長鬚雪牙金爪闖然上岼高五丈許蹲踞之狀若猿猴但兩目不能開兀若昏昧目鼻水流如泉涎沫腥穢人不可近久乃引頸伸欠雙目忽開光彩若電顧視人焉欲發狂怒觀者奔走獸亦徐徐引鑊拽牛入水去竟不復出時楚多知名士與湯相顧愕慄不知其由爾乃漁者時知鑊所其獸竟不復見公佐至元和八年冬自常州餞送給事中孟簡至朱方廉使薛公莘館待禮備時扶風馬植范陽盧簡能河東裴遠皆同館之環爐會語終夕焉公佐復說前事如楊所言至九年春公佐訪古東吳從太守元公錫泛洞庭登包山宿道者周焦君廬入靈洞探仙書石穴間得古岳瀆經第八卷文字古奇編次蠹毀不能解公佐與焦君共詳讀之禹理水三至桐栢山驚風走雷石號木鳴五伯擁川天老肅兵不能

興禹怒召集百靈使命夔龍桐栢千君長稽首請命禹因囚鴻蒙氏章商氏兜盧氏犁婁氏乃獲淮渦水神名無支祁善應對言語辨江淮之淺深原隰之遠近形若猿猴縮鼻高額青軀白首金目雪牙頸伸百尺力踰九象搏擊騰踔疾奔輕利倏忽聞視不可久禹授之章律不能制授之鳥木由不能制授之庚辰能制鴟脾桓木魅水靈山祆石怪奔號聚遶以數千載庚辰以戰返去頸鑱大索鼻穿金鈴徒淮陰之龜山之足下俾淮水永安流注海也庚辰之後皆圖此形者免淮濤風雨之難即李湯之見與楊衡之說與岳瀆經符矣

出戎幕閑談

齊澣已見四百二十卷

唐開元中河南採訪使汴州刺史齊澣以徐城險急奏開十八里河達於清水其河隨州縣分掘亳州真源縣丞崔延禧糾其

縣徒開數千步中得龍堂初開謂是虛穴然狀如新築淨潔周廣北壁下有五色螫龍長一丈餘鯉魚五六枚各長尺有靈龜兩頭長一尺二寸眸長九分禕以白開河御史鄔元昌狀上齊澣命移龍入淮放龜入汴禕移龍及魚二百餘里至淮岸有魚數百萬首跳躍赴龍水為之沸龍入淮噴水雲霧杳冥遂不復見初將移之也御史員錫拔其一鬚元昌遣人送龜至宋遇水泊暨放龜水中水濶數尺深不過五寸遂失大龜所在涸水求之亦不獲空致小龜焉

出廣異記

子英春

子英春者舒鄉人善入水捕得赤鯉愛其色持歸養之池中數以米穀食之一年長丈餘遂生角有翅子英怖拜謝之魚言我來迎汝上我背與汝俱昇歲來歸見妻子魚復迎之故吳中門

太平廣記 卷四十一

戶作神魚子英祠也

出神鬼傳

洛水豎子

有人洛水中見豎子洗馬頃之見一物如白練帶極光晶繳豎子之項三兩匝即落水死凡是水中及灣泊之間皆有之人澡浴洗馬死者皆謂竈所引非也此名白特宜慎防之蛟之類也

出朝野僉載

魁鬼

鱮魚狀如鱧其文赤班長者尺餘豫章界有之多居污泥池中或至數百能為魁反子故鬼幻惑妖怪亦能魅人其汚池側近所有田地人不敢犯或告而奠之厚其租直田即倍豐但匿已姓名佃之三年而後捨去必免其害其或為人患者能換人面目反人手足祈謝之而後免亦能夜間行於陸地所經之處有泥

蹤跡所到之處聞嗾嗾之聲北部二十五部大將軍有破泉魁書符於埽石上投其池中或書板刺釘於池畔而必因風雨雷霆以往他所善此術者方可行之出錄異記

羅州赤鼈

嶺南羅州辯州界內水中多赤鼈其大如匙而赫赤色無問禽獸水牛入水即被曳深潭吸血死或云蛟龍使曳之不知所以然也出朝野僉載

韓珣

唐杭州富陽縣韓珣莊鑿井纔深五六尺土中得魚數千頭土有微潤出廣古今五行記

封令禎

唐封令禎任常州刺史於江南泝流將木至洛造廟匠人截木

於中得一鯽魚長數寸如刻安之

出廣古今五行記

疑真觀

唐懷州疑真觀東廊柱已五十餘年道士往往聞柱中有蝦蟇聲不知的處後因柱朽壞易之廚人砍以為薪柱中得一蝦蟇其柱先無孔也

出廣古今五行記

蜀江民

唐蜀民有於江之上獲巨鼈者大於常長尺餘其裙朱色煮之經宿遊戲自若又加火一日水涸而鼈不死舉家驚懼以為龍也投於江中浮泛而去不復見矣

出錄異記

張胡子

唐吳郡漁人張胡子嘗於太湖中釣得一巨魚腹上有丹書字曰九登龍門山三飲太湖水畢竟不成龍命負張胡子

出靈怪集

栢君

唐金州洵陽縣水南鄉百姓栢君懷於漢江勒漠潭採得魚長數尺身上有字云三度過海兩度上漢行至勒漠命屬栢君

出錄異記

葉朗之

唐建中元年南康縣人葉朗之使奴當歸守田田下流有鳥陂陂中忽有物喚其聲似鵝而大奴因入水探視得一大物身滑宛轉肉頭陂下奴乃操刀下水截得其後圍六尺餘長二丈許牽置岸上剥皮剖之比舍數十人咸共食炙肉脆肥美眾味莫逮背上有白筋大如脛似鱣魚鼻食之特美餘以為脯此物初死之夕朗之夢一人長大黑色曰我章川使者向醉孤遊誤墮陂中為君奴所害既廢王命身罹戮辱又析肌剝臙焚燬充膳

太平廣記 卷四百六十七 五
寃結之痛古今莫二與君素無隙恨若能殺奴謝責償過罪止
凶身不爾法科恐貴門懼禍朗之驚覺不忍殺奴奴明年為竹
尖刺入腹而死其年夏末朗之舉家得病死者八人出廣古今
五行記

柳宗元

唐柳州刺史河東柳宗元常自省郎出為永州司馬途至荆門
舍驛亭中是夕夢一婦人衣黃衣再拜而泣曰某家楚水者也
今不幸死在朝夕非君不能活之儻獲其生不獨戴恩而已兼
能假君祿益君為將為相且無難矣幸明君子一圖焉公謝而
許之既寤嘿自異之及再寐又夢婦人且祈且謝久而方去明
晨有吏來稱荆帥命將宴宗元宗元既命駕以天色尚早因假
寐焉既而又夢婦人頓然其容憂惶不暇顧謂宗元曰某之命
今若縲之懸甚風危危將斷且飄矣而君不能念其事之急耶

宰疾為計不爾亦與敗縲皆斷矣願君子許之言已又祈拜既
告去心亦未悟焉即俛而念曰吾一夕三夢婦人告我辭甚懇
豈吾之更有不平於人者耶抑將宴者以魚為我膳耶得而活
之亦吾事也即命駕詣郡宴既而以夢話荆帥且召吏訊之吏
曰前一日漁人網獲一巨黃鱗魚將為膳今已斷其首宗元驚
曰果其夕之夢遂命挈而投江中然而其魚已死矣是夕又夢
婦人來亡其首宗元益異之出宣
室志

王瑤

唐會昌中有王瑤者任恒州都押衙嘗為夾邑宰瑤將赴任所
夜夢一人身懷甲冑形貌堂堂自云馮夷之宗將之海岬忽罹
網罟為漳川漁父之所得將寘之刀几充膳於宰君命在詰朝
故來相告儻垂救宥必厚報之瑤既覺言於左右曰此必縣吏

相迎捕魚為饌急遣人至縣庖人果欲割鮮鯉鱠具以瑤命告之遂投於水中魚即鼓鬣揚鬣軒軒而去是夜瑤又夢前人泣以相感云免其五鼎之烹獲返三江之浪有以知長官之仁比宋光之惠遠矣因長跪而去

出目記

柳沂

唐河東柳沂者僑居洛陽因乘春釣伊水得巨魚挈而歸致於盆水中先是沂有嬰兒始六七歲是夕沂夢魚以喙嚙嬰兒臆沂悸然而寤果聞嬰兒啼曰向夢一大魚嚙其臆痛不可忍故啼焉與沂夢同沂異之乃視嬰兒之臆果有瘡而血沂益懼明且以魚投伊水中且命僧轉經畫像僅旬餘嬰兒瘡愈沂自後不復釣也

出宣室志

崔稅

晉太常卿崔稅遊學時往至姑家夜與諸表昆季宿於學院來晨姑家方會客夜夢十九人皆衣青綠羅拜具告求生詞旨哀切崔曰某方閑居非有公府之事也何以相告咸曰公但許諾某輩獲全矣崔曰苟有階緣固不惜奉救也咸喜躍再拜而退既寤盥櫛束帶至堂省姑見缶中有水而泛鼈焉數之大小凡十九計其衣色亦畧同也遂告於姑具述所夢再拜請之姑亦不阻即命僕夫寘於器中躬詣水次放之

出玉堂閒話

染人

廣陵有染人居九曲池南夢一白衣少年求寄居焉答曰吾家隘陋不足以容君也乃入廚中爾夕舉家夢之既曰廚中得一白鼈廣尺餘兩目如金其人送詣紫極宮道士李棲一所置之水中則色如金而目如丹出水則白如故棲一不能測復送池

太平廣記
卷四百六十七
七
中遂不復見

出稽神錄

海上人

近有海上人於魚扈中得一物是人一手而掌中有面七竅皆具能動而不能語傳翫久之或曰此神物也不當殺之其人乃放置水上此物浮水而去可數十步忽大笑數聲躍沒於水

神記

法聚寺僧

法聚寺內有僧先在房至夜忽謂門人曰外有數萬人頭戴帽向貧道乞救命急開門出看見十餘人擔蠶子因贖放生

出蜀記

李延福

為蜀豐資院使李延福晝寢公廳夢裹烏帽三十人伏於階下但云乞命驚覺僕使報門外有村人獻鼈三十頭因悟所夢遂

放之

出徽戒錄

太平廣記卷第四百六十七終

太平廣記

卷第四百六十七

八

廿八

太平廣記卷第四百六十八

水族五水族人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子路

長水縣

姑蘇男子

永康人

王素

費長房

張福

丁初

謝非

顧保宗

武昌民

寡婦嚴

尹兒

廣陵王氏

楊醜奴

謝宗

子路

孔子厄於陳絃歌於館中夜有一人長九尺餘皂衣高冠咤聲動左右子路引出與戰於庭什一於池乃是大鯢魚也長九尺餘孔子嘆曰此物也何為來哉吾聞物老則羣精依之因衰而

至此其來也豈以吾遇厄絕糧從者病乎夫六畜之物及龜蛇魚鼈草木之屬神皆能為妖怪故謂之五酉五行之方皆有其物酉者老也故物老則為怪矣殺之則已夫何患焉

出搜神記

長水縣

秦時長水縣有童謠曰城門當有血則陷沒為湖有老嫗聞之憂懼旦旦往窺焉門衛欲縛之嫗言其故嫗去後門衛殺犬以血塗門嫗又往見血走去不敢顧忽有大水長欲沒縣主簿何幹入白令令見幹曰何忽作魚幹曰明府亦作魚矣遂淪陷為

谷出鬼神傳

姑蘇男子

後漢時姑蘇有男子衣白衣冠憤容貌甚偉身長七尺眉目踈朗從者六七人遍歷人家姦通婦女晝夜不畏於人人欲掩捕

卽有風雨雖守郡有兵亦不敢制苟犯之者無不被害月餘術人趙杲在趙聞吳患泛舟遽來杲適下舟步至姑蘇北堤上遙望此袂見路人左右奔避無所杲曰此吳人所患者也時會稽守送臺使遇亦避之於館杲因謁焉守素知杲有術甚喜杲謂郡守曰君不欲見乎因請水燒香長嘯數聲天風歛至聞空中數十人響應杲擲手中符符去如風頃刻見此妖如有人持至者甚惶懼杲謂曰何敢幻惑不畏乃按劍曰誅之便有旋風擁出杲謂守曰可視之矣使未出門已報去此百步有大白蛟長三丈斷首於路傍餘六七者皆身首異處亦鼃鼃之類也左右觀者萬餘人咸稱自此無患矣

出三吳記

永康人

吳孫權時永康有人入山遇一大龜卽逐之龜便言曰遊不良

時爲君所得人甚怪之載出欲上吳王夜泊越里纜舡於大桑
樹宵中樹呼龜曰勞乎元緒奚事爾耶龜曰我被拘繫方見烹
臠雖盡南山之樵不能潰我樹曰諸葛元遜博識必致相苦令
求如我之徒計從安出龜曰子明無多辭禍將及爾樹寂而止
既至權命煮之焚柴百車語猶如故諸葛恪曰燃以老桑方熟
獻之人仍說龜樹共言權登使伐取煮龜立爛今烹龜猶多用
桑薪野人故呼龜爲元緒也出異苑

王素

吳少帝五鳳元年四月會稽餘姚縣百姓王素有室女年十四
美貌隣里少年求娶者頗衆父母惜而不嫁嘗一日有少年姿
貌玉潔年二十餘自稱江郎願婚此女父母愛其容質遂許之
問其家族云居會稽後數日領三四婦人或老或少者及二少

年俱至素因持資財以爲聘遂成婚媾已而經年其女有孕至
十二月生下一物如絹囊大如升在地不動母甚怪異以刀剖
之悉白魚子素因問江郎所生皆魚子不知何故素亦未悟江
郎曰吾所不幸故產此異物其母心獨疑江郎非人因以告素
素密令家人候江郎解衣就寢收其所著衣視之皆有鱗甲之
狀素見之大駭命以巨石鎮之及曉聞江郎求衣服不得異常
詬罵尋聞有物偃蹠聲震於外家人急開戶視之見牀下有白
魚長六七尺未死在地撥刺素砍斷之投江中女後別嫁出三吳記

費長房

汝南有妖常作太守服詣府門椎鼓郡患之及費長房來知是
魅乃呵之卽解衣冠叩頭乞自改變爲老鼈大如車輪長房令
復就太守服作一札救葛陂君叩頭流涕持札去視之以札立

陂邊以頸繞之而死

出列異傳

張福

鄱陽人張福舡行還野水邊忽見一女子甚有容色自乘小舟福曰汝何姓作此輕行無笠雨駛可入見就避雨因共相調遂入就福寢以所乘小舟繫福舡邊三更許雨晴明月福視婦人乃一大鼉欲執之遽走入水向小舟乃是一槎段長丈餘

出搜神記

丁初

吳郡無錫有上湖大陂陂吏丁初天每大雨輒循隄防春盛雨初出行塘日暮間顧後有小婦人上下青衣戴青傘追後呼初掾待我初時悵然意欲留伺之復疑本不見此今忽有婦人冒陰雨行恐必鬼物初便疾行顧見婦人追之亦速初因急走去之轉遠顧視婦人乃自投陂中汜然作聲衣蓋飛散視是大蒼

獺衣傘皆荷葉也此獺化為人形數媚年少者也

出搜神記

謝非

道士丹陽謝非往石城冶買釜還日暮不及家山中有廟舍於溪水上入中宿大聲語曰吾是天帝使者停此宿猶畏人劫奪其釜意苦搔搔不安夜二更中有來至廟門者呼曰何銅銅應諾廟中有人氣是誰銅云有人言是天帝使者少頃便還須臾又有來者呼銅問之如前銅答如故復嘆息而去非驚擾不得眼遂起呼銅問之先來者是誰銅答言是水邊穴中白鼉汝是何等物是廟北巖嵌中龜也非皆陰識之天明便告居人言此廟中無神但是龜鼉之輩徒費酒肉祀之急具鍾來共往伐之諸人亦頗疑之於是並會伐掘皆殺之遂壞廟絕祀自後安靜

出搜神記

顧保宗

顧保宗字世嗣江夏人也每釣魚江中嘗夏夜於草堂臨月未
卧忽有一人鬚髮皓然自稱爲翁有如漁父直至堂下乃揖保
宗便箕踞而坐唯哭而已保宗曰翁何至不語良久謂保宗曰
陸行甚困言不得速保宗曰翁遶何至今何往答曰來自江州
復歸江夏言訖又哭保宗曰翁非異人乎答曰我實非人以君
閑退故來相話保宗曰野人漁釣用釋勞生何閑退之有答曰
世方兵亂閑退何詞保宗曰今世清平亂當何有答曰君不見
桓玄之志也保宗因問若是有兵可言歲月否翁曰今不是隆
安五年耶保宗曰是又屈指復哭謂宗曰後年易號復一歲桓
玄盜國盜國未幾爲卯金所敗保宗曰卯金爲誰答曰君當後
識耳言罷復謂保宗曰不及二十稔當見大命變革保宗曰翁

遠至何所食答曰請君常食保宗因命筆記之翁食訖謂保宗
曰今夕奉使須向前江來日平旦幸願觀之又曰百里之中獨
我偏異故驗災祥我等是也宗曰未審此言何以驗之答曰兵
甲之兆也言訖乃出保宗送之於戶外乃訣去及曉宗遂臨江
觀之聞水風漸急魚皆出浪極目不知其數觀者相傳首尾百
餘里其中有大白魚長百餘丈驤首四望移時乃沒是歲隆安
五年六月十六日也保宗大異之後二歲改隆安七年爲元興
元興二年十一月壬午桓玄果篡位三年二月建武將軍劉裕
起義兵滅桓玄復晉安帝位後十七年劉裕晉禪受一如魚之
所言

出九江記

武昌民

宋高帝末初中張春爲武昌太守時有人嫁女未及升車女忽

然失怪出外毆繫人仍云已不樂嫁巫云是邪魅將女至江際
 遂擊鼓以術咒療翌日有一青蛇來到坐所即以大釘釘頭至
 日中復見大龜從江來伏於巫前巫以朱書龜背作符遣入江
 至暮有大白鼉從江出乍沉乍浮龜隨後催逼鼉自分死冒來
 先入帽與女辭訣慟哭云失其同好於是漸差或問魅首歸於
 一物今安得有三巫云蛇是傳通龜是媒人鼉是其對所獲三
 物悉殺之

出廣古今
五行記

寡婦嚴

建康大夏營寡婦嚴宋元嘉初有人稱華督與嚴結好街卒夜
 見一丈夫行造護軍府府在建陽門內街卒呵問答云我華督
 還府徑沿西墻欲入街卒以其犯夜邀擊之乃變為鼉察其所
 出入處甚瑩滑通府中池池先有鼉窟歲久因能為魅殺之遂

絕出異
死

尹兒

安城民尹兒宋元嘉中父暫出令守舍忽見一人年可二十騎
 馬張斗繖從者四人衣並黃色從東方來於門呼尹兒求暫寄
 息因入舍中庭下坐胡牀一人捉繖覆之尹兒看其衣悉無縫
 五色爛斑似鱗甲而非毛也有頃兩將至此人上馬去顧語尹
 兒曰明當更來乃西行躡虛而昇須臾雲氣四合白晝為之晦
 暝明日大水暴至川谷沸湧丘壑森漫將淹尹舍忽見大魚長
 三丈餘盤屈當水衝尹族乃免漂蕩之患

出廣古今
五行記

廣陵王女

沙門竺僧瑤得神咒尤能治邪廣陵王家女病邪瑤治之入門
 瞑目罵云老魅不念守道而干犯人女乃大哭云人殺我夫魅

在其側曰吾命盡於今因歔歔又曰此神不可與事乃成老輩
走出庭中瑤令撲殺之也出志怪

楊醜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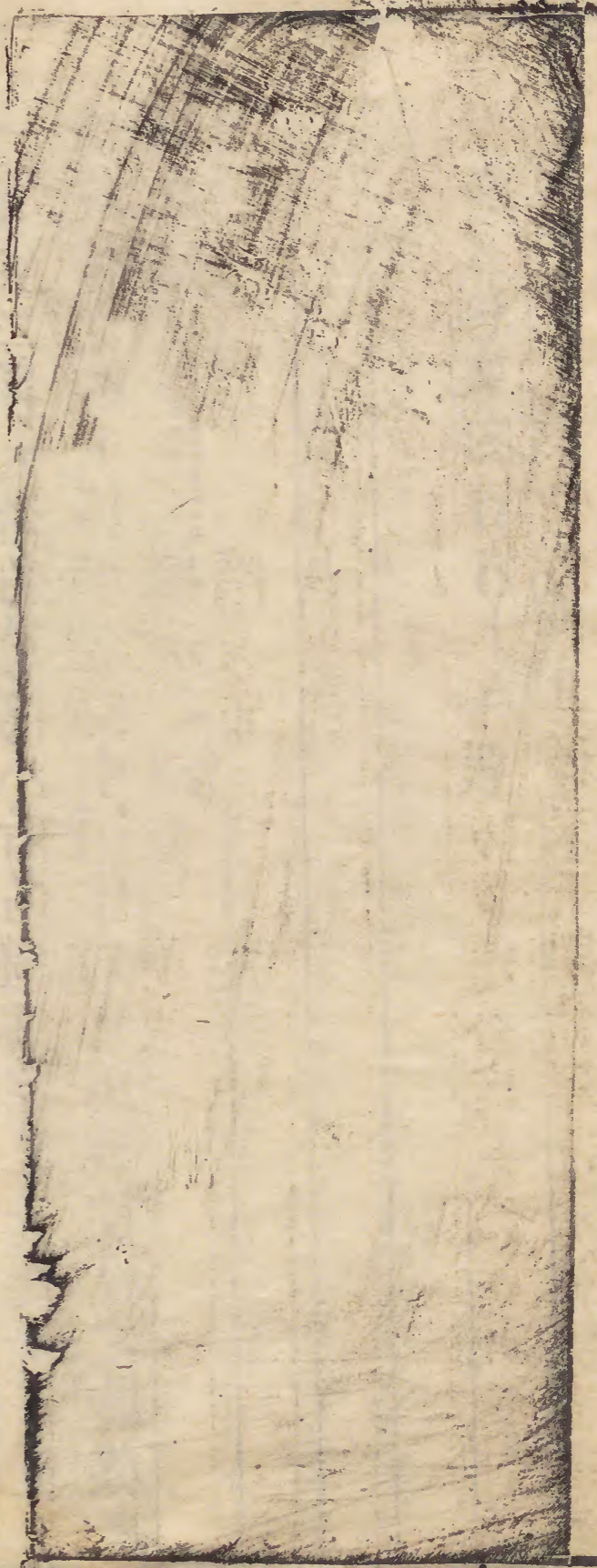
河南楊醜奴常詣章安湖拔蒲將暝見一女子衣裳不甚鮮潔
而容貌美乘船載蓴前就醜奴家湖側逼暮不得返停舟寄住
借食器以食盤中有乾魚生菜食畢因戲笑醜奴歌嘲之女答
曰家在西湖側日暮陽光頽託陰遇良主不覺寬中懷俄滅火
共寢覺有臊氣又手指甚短乃疑是魅此物知人意遽出戶變
為獺徑走入水出騷異志

謝宗

會稽王國吏謝宗赴假經吳臯橋同船人至市宗獨在船有一
女子姿性婉婉來詣船因相為戲女即留宿歡讌乃求寄載宗

許之自爾船人夕夕聞言笑後逾年往來彌數回房密伺不見
有人知是邪魅遂共掩被良久得一物大如枕須臾又獲二物
金小如拳視之乃是三龜宗悲思數日方悟向說如是云此女
子一歲生二男大者名道愍小者名道興宗又云此女子及二
兒初被索之時大怖形金縮小謂宗曰可取我枕投之時族叔
道明為郎中令籠三龜示之出志怪

太平廣記卷第四百六十八終



太平廣記卷第四百六十九

水族六為木族人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南校

張方

鍾道

晉安民

劉萬年

微生亮

蘆塘

彭城男子

朱法公

王魚

蔡興

李增

蕭騰

柘鎮

隋文帝

大興村

萬頃陂

長鬚國

張左

廣陵下市廟宋元嘉十八年張方女道香送其夫婿北行日暮宿祠門下夜有一物假作其婿來云離情難遣不能便去道香俄昏惑失常時有王纂者能治邪疑道香被魅請治之始下針

有一獺從女被內走入前港道香疾便愈出異苑

鍾道

宋永興縣吏鍾道得重病初差情欲倍常先樂白鶴墟中女子至是猶存想焉忽見此女子振衣而來即與燕好是後數至道曰吾甚欲雞舌香女曰何難乃掬香滿手以授道道邀女同舍咀之女曰我氣素芳不假此女子出戶狗忽見隨咋殺之乃是老獺口香即獺糞頓覺臭穢出幽明錄

晉安民

晉安郡民斷溪取魚忽有一人著白恰黃練單衣來詣之即同飲饌饌畢語之曰明日取魚當有大魚甚異最在前慎勿殺明日果有大魚長七八丈逕來衝經其人即賴殺之破腹見所食飯悉有其人家死略盡出廣古今五行記

劉萬年

宋後廢帝元徽三年京口戍將劉萬年夜巡於北固山西見二男子容止端麗潔白如玉遙呼萬年謂曰君與今帝姓族近遠萬年曰望異姓同一人曰汝雖族異恐禍來及萬年曰吾有何過答曰去位禍即不及萬年見二人所言益異之萬年謂二人深謝預聞何用見醉萬年欲請歸鎮二人曰吾非世人不食世物萬年與語之次化為魚飛入江去萬年翌日託疾遂罷其位後果如魚所言出江表異同錄

微生亮

明月峽中有二溪東西流宋順帝昇平二年溪人微生亮釣得一白魚長三尺投置船中以草覆之及歸取烹見一美女在草下潔白端麗年可十六七自言高唐之女偶化魚游為君所得

亮問曰既為人能為妻否女曰冥契使然何為不得其後三年為亮妻忽曰數已足矣請歸高唐亮曰何時復來答曰情不可忘者有思復至其後一歲三四往來不知所終出三峽記

蘆塘

來陽縣東北有蘆塘八九頃其深不可測中有大魚嘗至五日一奮躍出水大可三圍其狀異常每出水則小魚奔迸隨水上岸不可勝計又云此塘有鮫魚五日一化或為美婦人或為美男子至於變亂尤多郡人相戒故不敢有害心後為雷電所擊此塘遂乾出錄異記

彭城男子

彭城有男子娶婦不悅之在外宿月餘日婦曰何故不復入男曰汝夜輒出我故不入婦曰我初不出壻驚婦云君自有異志

當為他所惑耳後有至者君便拘留之索火照視之為何物後所願還至故作其婦前却未入有一人從後推令前既上牀壻捉之曰夜夜出何為婦曰君與東舍女往來而驚欲託鬼魅以前約相掩耳壻放之與共臥夜半心悟乃計曰魅迷人非是我婦也乃向前攬捉大呼求火稍稍縮小發而視之得一鯉魚長二尺出列異傳

朱法公

山陰朱法公者嘗出行憇於臺城東橘樹下忽有女子年可十六七形甚端麗薄晚遣婢與法公相聞方夕欲詣宿至人定後乃來自稱姓檀住在城側因共眠寢至曉而去明日復來如此數夜每曉去婢輒來迺復有男子可六七歲端麗可愛女云是其弟後曉去女衣裙開見龜尾及龜脚法公方悟是魅欲執之

向夕復來即然火照覓尋失所在出續異記

王奐

齊王奐自建業將之渚宮至江州泊舟於岸夜深風生月瑩忽聞前洲上有十餘人喧噪皆女子之音與異之謂諸人曰江渚中豈有是人也乃獨棹小舟取葭蘆之陰循洲北岸而於藁葦中見十餘女子或衣綠或衣青碧半坐半立坐者一女子泣而言曰我始與姊妹同居陰宅長在江漢不意諸娘虛為上峽小兒所娶乃至分離立者一女子嘆曰潮水有迴而我此去應無返日言未竟北風微起立者曰潮至矣可以還家奐急從蘆葦中出捕悉化為龜入水而去出九江記

蔡興

晉陵民蔡興忽得狂疾歌吟不恒常空中與數人言笑或云當

再取誰女復一人云家已多後夜忽聞十餘人將物入里人觀餘之家餘之拔刀出後戶見一人黑色大罵曰我湖長來詣汝而欲殺我即喚羣伴何不助余耶餘之即奮刀亂砍得一大鬣及狸出幽明錄

李增

永陽人李增行經大溪見二蛟浮於水上發矢射之一蛟中焉增歸因復出市有女子素服銜淚捉所射箭增怪而問焉女答之何用問焉為暴若是便以相還授矢而滅增惡而驟走未達家暴死於路出異苑

蕭騰

襄陽金城南門外道東有參佐廨舊傳甚凶住者不死必病梁昭明太子臨州給府寮呂休禕休禕常在廳事北頭眠鬼牽休

舊休舊墜地久之悟俄而休舊有罪賜死後今蕭騰初上至羊
 口岸忽有一丈夫著白紗高室帽烏布袴披袍造騰疑其服異
 拒之行數里復至求寄載騰轉疑焉如此數迴而騰有妓妾數
 人舉止所為稍異常日歌笑悲啼無復恒節及騰至襄陽此人
 亦經日一來後累辰不去好披袍縛袴跨狗而行或變易俄頃
 詠詩歌謔言笑自若自稱是周瑜恒止騰舍騰備為襪遣之術
 有時暫去尋復求騰又領門生二十人拔刀砍之或跳上室梁
 走入林中來往迅速竟不可得乃入妾屏風裏作歌曰逢歡羊
 口岸結愛桃林津胡桃擲去肉訝汝不識人頃之有道士趙曇
 義為騰設壇置醮行禁自道士入門諸妾金悲叫若將遠別俄
 而一龜徑尺餘自到壇而死諸妾亦差騰妾聲貌悉不多裕議
 叅軍韋言辯善戲謔因宴而啟云常聞世間人道黠如鬼今見

鬼定是癡鬼若黠不應魅蕭騰故以此而度足驗鬼癡出南雍州記

柳鎮

河東柳鎮字子元少樂閒靜不慕榮貴梁天監中自司州遊上
 元便愛其風景於鍾山之西建業里買地結茅開泉種植隱操
 如耕父者其左右居民皆呼為柳父所居臨江水嘗曳策臨眺
 忽見前洲上有三四小兒皆長一尺許往來遊戲遙聞相呼求
 食聲鎮異之須臾風濤洶湧有大魚驚躍誤墜洲上群小兒爭
 前食之又聞小兒傳呼云雖食不盡留與柳父鎮益驚駭乃乘
 小舟逕捕之未及岸諸小兒悉化為獺入水而去鎮取巨魚以
 分鄉里未幾北還洛陽於所居書齋柱題詩一首云江山不久
 計要適暫時心况念洛陽士今來歸舊林是歲天監七年也窮

怪記

隋文帝

隋文帝開皇中掖庭官每有人來挑官人司宮以聞帝曰聞衛甚嚴人從何而入當妖精耳因戒宮人曰若來但砍之其後夜來登牀宮人抽刀砍之若中枯骨其物走落宮人逐之因入池而沒明日帝令涸池得一龜尺餘其上有刀痕殺之遂絕出廣古今

五行記

太興村

隋開皇末太興城西南村民設佛會一老翁皓首白裙襦求食而去衆莫識追而觀之行二里許遂不見但有一陂水中有白魚長丈餘小而從者無數人爭射之或弓折弦斷後竟中之割其腹得秬米飯後數日漕梁暴溢射者家皆溺死出廣古今五行記

萬頃陂

唐齊州有萬頃陂魚鼈水族無所不有咸亨中忽一僧持鉢乞食村人長者施以蔬供食訖而去於時漁人網得一魚長六七尺緝鱗鏤甲錦質寶章特異常魚欲齋赴州餉遺至村而死遂共剖而分之於腹中得長者所施蔬食儼然全在村人遂於陂中設齋過度自是陂中無水族至今猶然絕出朝野僉載

長鬚國

唐大定初有士人隨新羅使風吹至一處人皆長鬚語與唐言通號長鬚國人物甚盛棟宇衣冠稍異中國地曰扶桑洲其署官品有正長戢波日沒島邏等號士人歷謁數處其國皆敬之忽一日有車馬數十言大王召客行兩日方至一大城甲士門焉使者導士人入伏謁殿于高殿儀衛如王者見士人拜伏小起乃拜士人爲司風長兼附馬其主甚美有鬚數十根士人威

勢烜赫富有珠玉然每歸見其妻則不悅其王多月滿夜則大會後遇會士人見嬪姬悉有鬚因賦詩曰花無葉不妍女有鬚亦醜丈人試遣物無未必不如忽有王大笑曰駙馬竟未能忘情於小女願頷問乎經十餘年士人有一兒二女忽一日其君臣憂感士人怪問之王泣曰吾國有難禍在旦夕非駙馬不能救士人驚曰苟難可弭性命不敢辭也王乃令具舟令兩使隨士人謂曰煩駙馬一謁海龍王但言東海第三汊第七島長鬚國有難求救我國絕微須再三言之因涕泣執手而別士人登舟瞬息至岸沙悉七寶人皆衣冠長大士人乃前求謁龍王龍宮狀如佛寺所圖天宮光明迭激目不能視龍王降階迎士人齊級昇殿訪其來意士人且說龍王即命速勘良久一人自外白境內並無此國士人復哀祈具言長鬚國在東海第三汊

第七島龍王復叱使女細尋勘速報經食頃使者返曰此島鰕合供大王此月食料前日已追到龍王笑曰客固為鰕所魅耳吾雖為王所食皆稟天符不得妄食今為客減食乃令引客視之見鐵鑊數十如屋滿中是鰕有五六頭色赤大如臂見客跳躍似求救狀引者曰此鰕王也士人不覺悲泣龍王命放鰕王一鑊令二使送客歸中國一夕至登州顧二使乃巨龍也出西陽雜俎

太平廣記卷第四百六十九終



太平廣記卷第四百七十

水族水族為人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李鵠

謝二

荊州漁人

劉成

薛二娘

趙平原

高昱

僧法志

李鵠

唐燉煌李鵠開元中為邵州刺史挈家之任泛洞庭時晴景登岸因鼻衄血沙上為江鼉所舐俄然復生一鵠其形體衣服言語與其身無異鵠之本身為鼉法所制繫於水中其妻子家人迎奉鼉妖就任州人亦不能覺悟為郡幾數年因天下大旱西江可涉道士葉靜能自羅浮山赴玄宗急詔過洞庭忽沙中見一人面縛問曰君何為者鵠以狀對靜能書一符帖巨石上石

即飛起空中。鼉妖方擁案晨衙。為巨石所擊。乃復本形。時張說為岳州刺史。具奏。并以舟楫送鵠。赴郡。家人妻子乃信。今舟行者相戒。不瀝血於波中。以此故也。出獨異記

謝二

唐開元時。東京士人以遷。歷不給。南遊江淮。求丐。知已困而無。獲徘徊楊州。久之。同亭有謝士者。矜其失意。恒欲恤之。謂士人曰。無爾悲。為若欲北歸。當有三百錢相奉。及別。以書付之。曰。我宅在魏王池東。至池。叩大柳。西家人若出。宜付其書。便取錢也。士人如言。逕叩大樹。久之。小婢出。問其故。云。謝二令送書。忽見朱門白壁。婢往。却出。引入見。姪充壯。當堂坐。謂士人曰。兒子書。勞君送。令付錢三百。今不違其意。及人出。已見三百錢在岸。悉是官家排斗錢。而色小壞。士人疑其精怪。不知何處得之。疑

用恐非物理。因以告官。具言始末。河南尹奏其事。皆云。魏王池中。中有一鼉窟。恐是耳。有敕使擊射之。得崑崙數十人。悉持刀鎗。沉入其窟。得鼉大小數十頭。未得一鼉。大如連牀。官皆殺之。得錢帛數千事。其後五年。士人選得江南一尉之任。至揚州市中。東店前。忽見謝士。怒曰。於君不薄。何乃相負。以至於斯。老母家人。皆遭非命。君之故也。言訖。辭去。士人大懼。十餘日。不之官。徒侶所促。乃發行百餘里。遇風。一家盡沒。時人云。以為謝士所損也。出廣異記

荊州漁人

唐天寶中。荊州漁人釣得青魚。長一丈。鱗上有五色圓花。異常端麗。漁人不識。以其與常魚異。不持詣市。自烹食。無味。頗怪焉。後五日。忽有車騎數十人。至漁者所。漁者驚懼。出拜。聞車中怒

云我之王子往朝東海何故殺之我令將軍訪王子汝又殺之當令汝身崩潰分裂受苦痛如王子及將軍也言訖呵漁人漁人倒因大惶汗久之方悟家人扶還便得癩病十餘日形體目鼻手足潰爛身肉分散數月方死也

出廣異記

劉成

宣城郡當塗民有劉成者李暉者俱不識農事嘗用巨舫載魚蟹鬻於吳越間唐天寶十三年春三月皆自新安江載往丹陽郡行至下查浦去宣城四十里會天暮泊舟二人俱登陸時李暉往浦岸村舍中獨劉成在江上四顧雲島間無人跡忽聞舫中有連呼阿彌陀佛者聲甚厲成驚而視之見一大魚自舫中振鬚搔首人聲而呼阿彌陀佛焉成且懼且悚毛髮盡動即匿身蘆中以伺之俄而舫中萬魚俱跳躍呼佛聲動地成大恐遽

登舫盡投羣魚於江中有頃而李暉至成具以告暉暉怒曰豎子安得為妖妄乎唾而罵言且久成無以自白即用衣資酌其直既而餘百錢易荻草十餘束致于岸明日遷於舫中忽覺重不可舉解而視之得緡十五千簽題云歸汝魚直成益奇之是日於瓜洲會羣僧食併以緡施焉時有萬莊者自涇陽令退居瓜洲備得其事傳於紀述

出宣室志

薛二娘

唐楚州白田有巫曰薛二娘者自言事金天大王能驅除邪厲邑人崇之村民有沈某者其女患魅發狂或毀壞形體蹈火赴水而腹漸大若人之姪者父母患之迎薛巫以辯之既至設壇於室卧患者於壇內旁置大火坑燒鐵釜赫然巫遂盛服奏樂鼓舞請神須臾神下觀者再拜巫奠酒祝曰速召魅來言畢巫

入火坑中坐顏色自若良久振衣而起以所燒釜覆頭鼓舞曲終去之遂據胡牀叱患者令自縛患者反手如縛救令自陳初泣而不言巫大怒操刀斬之割然刃過而體如故患者乃曰伏矣自陳云潤中老懶因女浣紗悅之不意遭逢聖師乞自此屏迹但痛腹中子未育若生而不殺以還某是望外也言畢嗚咽人皆憫之遂秉筆作別詩曰潮來逐潮上潮落在空灘有來終有去情易復情難腸斷腹中子明月秋江寒其患者素不識書至是落筆詞翰俱麗須臾患者昏睡翌日乃釋然方說初浣沙時有美少年相誘因而來往亦不自知也後旬月產懶子三頭欲殺之或曰彼魅也而信我人也而妄不如釋之其人送於湖中有巨懶巡躍負而沒之

出通幽記

趙平原

唐元和初天水趙平原漢南有別墅嘗與書生彭城劉簡辭武威段齊真詣無名湖捕魚為鱸須臾獲魚數十頭內有一白魚長三尺餘鱗甲如素錦耀人目精髻鬢五色鮮明可愛劉與段曰此魚狀貌異常不可殺之平原曰子輩迂闊不能食吾能食之矣言未畢忽見湖中有羣小兒俱著半臂白袴馳走水上叫嘯來往畧無畏憚二客益懼復以白魚為請平原不許之叱庖人曰速斫鱸來遂巡鱸至平原及二客食方半風雷暴作霆震一聲湖面小兒脚下生白煙大風隨起二客覺氣候有變顧望三里內有一蘭若遂投而去平原微哂方復下筯于時飛沙折木雨火相雜而下霆電掣拽天崩地拆二客惶駭相顧失色謂平原已為齏粉矣俄頃雨霽二客奔詣鱸所見平原坐於地冥然已無知矣二客扶翼呼問之良久張目曰大差事大差事辛

勤食鱸盡被一青衫人向吾喉中拔出擲於湖中吾腹今甚空
乏矣其操刀之僕遂亡失所在經數月方歸平原詰其由云初
見青衫人於電火中嗔罵遂被領將令負衣襍行僅十餘日至
一處人物稠廣市肆駢雜青衫人云此是益州又行五六日復
至一繁會處青衫人云此是潭州其夕領入曠野中言曰汝隨
我行已久得無困苦耶今與汝別因懷中取乾脯一挺與某云
饑卽食之可達家也又曰爲我申意趙平原無天害生命暴殄
天物神道所惡再犯之必無赦矣平原自此終身不釣魚

出博物志

高昱

元和中有高昱處士以釣魚爲業嘗艤舟於昭潭夜僅三更不
寐忽見潭上有三大芙蓉紅芳頗異有三美女各踞其上但衣
白光潔如雪容華艷媚瑩若神仙共語曰今夕澗水波澄高天

月皎怡情賞景堪話幽玄其一曰旁有小舟莫聽我語否又一
曰縱有非濯纓之士不足憚也相謂曰昭潭無底橋洲浮信不
虛耳又曰各請言其所好何道其次曰吾性習釋其次曰吾習
道其次曰吾習儒各談本教道義理極精微一曰吾昨宵得不
祥之夢二子曰何夢也曰吾夢子孫倉皇窟宅流徙遭人斥逐
舉族奔波是不祥也二子曰遊魂偶然不足信也三子曰各筭
來晨得何物食久之曰從其所好僧道儒耳吁吾適來所論便
成先兆然未必不爲禍也言訖逡巡而沒昱聽其語歷歷記之
及旦果有一僧來渡至中流而溺昱大駭曰昨宵之言不謬耳
旋踵一道士艤舟將濟昱遽止之道士曰君妖也僧偶然耳吾
赴知者所召雖死無悔不可失信叱舟人而渡及中流又溺焉
續有一儒生挈書囊徑渡昱懇曰如前去僧道已沒矣儒正色

而言死生命也今日吾族祥齋不可虧其弔禮將鼓棹里挽書生衣袂曰臂可斷不可渡書生方叫呼於岸側忽有物如練自潭中飛出繞書生而入里與渡人遽前捉其衣襟祭涎流滑手不可制里長吁曰命也頃刻而沒三子而俄有二客乘葉舟而至一叟一少里遂謁叟問其姓字叟曰余祁陽山唐勾鼈今適長沙訪張法明威儀里久聞其高道有神術禮謁甚謹俄聞岸側有數人哭聲乃三溺死者親屬也叟詰之里具述其事叟怒曰焉敢如此害人遂開篋取丹筆篆字命同舟弟子曰為吾持此符入潭勒其水怪火急他徒弟子遂捧符而入如履平地循山脚行數百丈觀大穴明瑩如人間之屋室見三白猪寐於石榻有小猪數十方戲於旁及持符至三猪忽驚起化白衣美女小者亦俱為童女捧符而泣曰不祥之夢果中矣曰為某啟先

師住此多時寧無愛戀容三日徙歸東海各以明珠為獻弟子曰吾無所用不受而返具以白叟叟大怒曰汝更為我語此畜生明晨速離此不然當使六丁就穴斬之弟子又去三美女號慟曰敬依處分弟子歸明晨有黑氣自潭面而出須臾烈風迅雷激浪如島有三大魚長數丈小魚無數周繞公流而去叟曰吾此行甚有所利不因子何以去昭潭之害遂與里乘舟東西耳出傳

僧法志

臺山僧法志遊至淮陰見一漁者堅禮而命焉法志隨至草庵中漁者設食甚謹法志頗怪因問曰弟子以漁為業自是造罪之人何見僧如此敬禮答曰我昔於會稽山遇雲遠上人為眾講法暫會隨喜得悟聖教邇來見僧即歡喜無量僧異之勸令

六十一
卷四百七十一
六
三百廿八

改業漁者曰我雖聞善道而滯於吾經亦猶和尚為僧未能以
戒律為事其罪一也又何疑焉僧慙而逡迴顧見漁者化為大
鼈入淮亦失草庵所在出瀟湘錄

法苑珠林

第四百七十一終

